

長篇武俠小說

# 鷹爪王

鄭証因著

16

鄭證因著

長篇  
小說

鷹

爪

王

第十六集

上海勵力出版社印行

#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一九四九年出版

長篇技  
擊小說

鷹爪王 十六集

全冊基價

著者 鄭

劉

彙證

因

出版者

勵

力出版

社

上海四馬路復興里五號

電話掛號五三一〇九九

## 分售處

天津 青島 北平 漢口 南京 蘇州 徐州 蚌埠 蕪湖

哈爾濱 道里 康寧街 寧安路 楊梅路 益壽街 教場營 國貨街 中文二街

勸益書社 新明書報社 新華書局 青島書局 大陸書局 三山書社 振記書社 慈祥書社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說小擊技篇長

錄目王爪鷹

集六十第

第一二二章

淨業山莊英雄會驚來不速客……………一

第一二三章

唇槍舌劍懷宿嫌武力決雌雄……………二四

第一二四章

武場初開猛左恆鐵掌挫敵鋒……………四八

第一二五章

勁敵當前萬柳堂初試地無劍……………七二

長篇技  
擊小說

# 鷹爪王

第十六集

鄭證因著

## 第一二二章 淨業山莊羣雄會驚來不速客

天南逸叟武維揚憤然說道：「羅義等共行可誅，我武維揚倒要看看他究竟有多大威力，那龜子威雖沒見他露面，此人定已前來，我武維揚倒要看看他們盡盡施爲，究竟鹿死誰手！」說到這突然前的一叢矮樹的枝頭倏的一響，只是並沒見甚麼別的形迹，天南逸叟武維揚從鼻孔中吮了一聲，道：「這倒很好，既敢前來和武某尋仇擾亂，還是不走的對，我倒要看這兩個仗一身絕技作骨肉自殘的匹夫怎樣出十二連環場」。說到這忽的向閔胡兩位香主說了聲：「二位賢弟領本主座之命，趕赴千文屏，盤山磴道把守，大約老兒們不會不從這兩處脫身的，歐陽賢弟，我們走。」說話間立刻回條黑影全飛縱起，快似颶風，四人分向三處暗影中走去，這時下面所有的其餘幫匪全各自向暗影中隱去，燈火全熄，賓館一帶，已經又呈現冷靜靜的情態。

鷹爪王等隨向慈雲庵王道：「師友，我們可以好好歇息去吧，今夜的事，總可教我們高枕無憂，

有他們十二連環場一班領袖人物全力出動，當不致再令我們不得安睡了。」鷹爪王說話間追雲手藍雙急的直撻手，自言自語道：「三陰絕戶掌羅義倒真是江湖上好身手，藍老大竟會沒和他盡興較量一下子真是掃興。」矮金剛藍和一旁冷笑道：「老兒怎樣英雄，只是生了女屠戶那麼個現世女兒，任他怎樣英雄，也落個威名掃地，可惜我們把女屠戶放出手去，不然的話，我輩教老兒當場抹脖子。」鷹爪王微微一笑，五老和俠尼相繼從屋面上下來，外面圍了個地覆天翻，屋中的一班同們師友，雖說是牽掌門人的吩咐，可是全是各自戒備着，掌門人走上客廳的石塔，屋中已把燈火掌起，還是那中州劍客記着追雲手藍變的那種冷落情形，一味攔着大家誰也不准來出，這一來大家全不肯出來了，還是後來聽到掌門人已經明着送這一干被擒的匪黨出賓館，金刀叟邱銘悄悄向中州劍客婉言解說不要意氣用事，還是得出去看看，免得令外人看着笑話。中州劍客才冷笑一聲，不再攔阻別人，任憑別人出暗間，自己可是仍然往床上一躺任憑着別人去到外面。柳逢春等把客廳中的燈火重行燃起，兩位掌門人已率領衆人走進廳房，金刀叟邱銘隨即向前說道：「今夜的事倒還順手麼？」鷹爪王點點頭道：「匪黨們毒謀詭計縱然厲害，可是我們自身這裏已先事預防，他們本幫中也是出全力張網以待，匪黨雖是動敵亦難得逞了。可惜秦中三鳥已是敗軍之將，竟自胆大妄爲，聽信羅鮑兩香主的誘惑，自己落個一敗塗地，把已往江湖綠林道的威名付於流水，殊爲不智吧。」

這時大家已相率落坐，俠尼慈雲庵主向道雲手藍壁錢金剛藍和道：「藍老師，今夜沒得與敵人痛快過手，定引爲憾事吧！」錢金剛藍和正在低聲和續命神醫萬柳堂講說着甚麼，只向俠尼點點頭仍然說着他們所說的話。道雲手藍壁却向俠尼慈雲庵主翻了翻眼皮，冷笑一聲道：「誠如庵主所說，沒能和三陰絕戶掌羅義要命郎中鮑子威兩個老兒一決雌雄，引爲憾事，可是只爲有王師兄一再阻攔，更沒能出賓館與他們這班狐羣狗黨攪和一下子，尤其令我藍老大掃興。這次也算滅却我們磁州藍氏弟兄的威名，倒教庵主見笑了！」

俠尼慈雲庵主先向淮陽派掌門人鷹爪王看了看，見他正和金刀叟邱銘談着拒敵的經過，隨又回過頭來，莊容向道雲手藍壁說道：「藍老師，我們此次十二連環場踐約赴會，同舟共濟，榮辱與共，何況我們全是道義之交，貧僧那能稍存旁敲側擊之念，坐山觀虎鬥之心，貧僧雖是皈依佛門尚不能斷絕貪嗔癡愛，何敢厚責他人，寄身江湖道，不論行俠仗義，和我佛門弟子積修善功，全是不易擺脫名利二字，不爲名就爲利，不是恩就是怨，豹死留皮，人死留名，遇到重要關頭，更不應只顧快意一時，不顧過去未來的一切，秦中三鳥可爲前車之鑒，貧僧這些年來，在佛祖座下沒有別的修爲，可是蒙佛祖的慈悲，已得到靈府空明的初步，每次遇大難當頭，貧僧倒還能默運玄機，一察未來過去，貧僧從昨日已感到這次十二連環場的事不會那麼容易的就能招呼下來，只怕阻難叢生，要十分棘手，藍

老師，你看內三堂的三位香主的武功造詣以及心術智謀如何？」

追雲手藍鑿依然是滿面帶着不屑的神氣說道：「要教我藍老大看來，像歐陽尙毅尙還稱得起是個勁敵，若像胡玉笙，閔智之輩，藍老大尙還沒把他們看在眼內。」

慈雲庵主微微一笑道：「今夜的事是我們親眼得見，以內三堂香主在他們當家的老頭子督率之下，僅把那已然負傷的秦中三鳥留下，所進來擾亂圖謀的還不止鮑羅兩人，可是在他們最後發窮全力之下，依然一個沒會撈着，我們暗中觀察，雖是羅義等未能立時脫出羅網，看情形也未必能够把他本幫的逆黨立時清理了，鮑羅的威力已見一斑，我們是用冷眼觀察，十二蓮環塢在天南逸叟武維揚的指揮下似乎還不僅是我們眼見這點力量，在十二蓮環塢這裏是以天鳳堂和淨業山莊爲中樞主要的地方，今夜賓館外龍頭主座領袖人物全數出動應敵，未免可疑。因爲這種舉動若果是用來防範應付我們，尙還說的下，因爲我們是客，他是主，我們是明，他是暗，我們是勞，他是逸，我們道路虛實不明，他再屢設埋伏，我們不容易窺伺他的中樞主幹。可是鮑子威，羅義全是本幫中主要人物，十二蓮環塢如指掌，內中的虛實動靜，洞悉無遺，而天南逸叟武維揚竟敢遺誤大意，置中樞重地於不顧，這是絕不合情理的。貧僧想，淨業山莊，天鳳堂一帶，定然還有比較他自身應付還要把牢的人物隱藏着，或者連那要命郎中鮑子威，三陰絕戶掌羅義全意料不到也未可知，從這種地方看來，十二蓮環塢的力量還



未可輕視，那麼明晨淨業山莊之會也或許有出我們意料的好戲出現，貧僧總想着得帶金刀來應付淨業山莊之會，藍老師還可惜甚麼不能與他過等暢意週旋呢？」

追雲手藍壁被俠尼怒雲庵主這番話說得有些略發鋒芒，不過口角仍含着一絲輕笑向俠尼道：「庵主不要多疑，我藍老大大在江湖中闖蕩了半生，那會那麼不識輕重，以庵主的大智慧，定能洞察隱微，曾必有中，只是江山易改，秉性難移，我藍老大歷來就是這種倔強性情，這幾年來自己還覺着還就了許多，可是到處依然與人有些難合，庵主的推測十分近情，我也覺得武維揚這種措置，十分失計，照庵主所說，定是另有高人了。」說到這略一沉吟隨向俠尼道：「我藍老大倒深願多見識幾位高人也算不虛此行了。」俠尼微微一笑不再說甚麼。大家忽的看到窗紙下一片火光，照得十分明澈，續命神醫萬柳堂把廳門推開向外看時，只見寶箴的南面空中火焰冲天，金蛇亂竄，簫笛和胡哨的聲音四下裏合攏來，十分凌亂，這種情形是見他們生心自發的敵黨尚未全數退出十二連環場，萬柳堂回頭向鷹爪王等道：「師兄們！羅義等果然不易對付，到現在他們依然在雙方對抗中，這地方不知燒了甚麼所在，火勢還不小呢！」鷹爪王等全到門首仔細看了看，相對嗟嘆了一翻，這時已經四更過後，鷹爪王仍然請大家早早歇息歇息，距天明只有一個多時辰，天明後，武維揚不知是否能夠言行一致，淨業山莊之會能否不再生別的變化，尙未可知，我們總要養精蓄銳以待明朝爲是。金刀叟邱銘道：「我們早早

歇息了吧！看外面的情形，今夜絕不至再有人敢到賓館來窺伺了吧。」續命神醫萬柳堂道：「已快五更，有甚麼圖謀只好改日再施爲吧。」俠尼也隨着站起向鷹爪王道：「師兄，貧僧看看小徒們就來，大家隨便歇息吧。」鷹爪王也點點頭道：「小弟也得看看他們，免得多生枝節。」說着話逕出廳房，走向對面。這時外面的火光未熄，四處的蘆笛斷續的嚮着，在身處龍潭虎穴中，遇到這種局面，不由你不驚心動魄，院中此時靜悄悄的，只有賓館門外不時有那守護伺候服役的人影閃動，可是也謹守在賓館門外，不敢妄越雷池一步，鷹爪王遂來到對面屋中，看了看大家都在謹遵掌門人的訓示，全在歇息着，沒有隨便多言多事的。鷹爪王又到東廂房裏看了看，隨即出來，俠尼怒雲庵主也從對面出來，走到院當中。俠尼向鷹爪王身邊趕了一步道：「貧僧有一言，王師兄千萬要留意！」鷹爪王歷來就沒見俠尼這麼說過話，一向是當着大家講話，此時聽他語氣中似乎很重大，遂忙止步低聲道：「庵主有甚麼事只管吩咐。」

俠尼遂往廳房中一指道：「藍大俠的鋒芒過露，來到十二連環塢中已非所宜，可是貧僧看他的面色，印堂透出黯色，只怕他眼前要有一步難關，這次十二連環塢中隱含着無限危機，他還是疎狂的目無餘子。只是燕趙雙俠在淮陽派中也算有數的人物，江湖道中已經創出萬來，眞要是在淨業山莊有個失閃，不惟他弟兄的威名掃地，我們兩派掌門人的顏面何存。適才貧僧略用話試着勸了勸，教他不要

輕敵太甚，只是藍大俠那種盛氣凌人，教貧僧無法進言，王師兄對於藍大俠身上多多留意，明日淨業山莊赴會時，但分能夠阻攔他，還是別教他任意而行才好。」

鷹爪王對於俠尼倒是十分信仰敬服，知道他對於一切事全是謹慎小心，從沒有輕舉妄動的，遂點頭答道：「藍氏雙俠的賦性過剛，爲同道所知，庵主能够從大體上着想，對於他弟兄的口角上的過於機鋒，不但不惱他，反倒這麼關心他未來的隱患，令人可感，這種情形倒教我好生礙難，明日當着羣雄面前，我若過分阻攔他，他們若是仍然一味的像平日那樣強項，只怕於事無補，反倒徒惹許多無趣。」

俠尼道：「貧僧深知未必挽救的過來，這種事關係着劫運，但是人定勝天，未常作不到的，我們心存主見，到時候，盡全力去挽救一下子，能否有補於當前，只好由他了。」鷹爪王點點頭隨即同俠尼走進廳房，見大家已經各自坐在那裏調息養神，追雲手藍璧，矮金剛藍和老弟兄兩人，已經全是心定神安，氣靜神甯的盤膝坐在那如老僧入定一般。萬柳堂和金刀叟邱銘尚在低聲談着話，其他的人也有伏几假寐的，也有走到裏間歇息的，俠尼把背上背着的鎗海伏波劍解下來，把僧衣舒展了舒展，重又收拾了一番，和淮陽派掌門人各自坐在迎面的椅子上閉目調神的歇息着，兩位掌門人全是各懷着心事，鷹爪王盤算着淨業山莊赴會的事。俠尼慈雲庵主只是耽心着泗水船幫爲多指大師法座下慘淡經營的

一點力量，雖是浪泗水漁家簡雲形統帶着，可是自己既然掌管函嶽派門戶，出入十二連環場就得由自己負責，倘若一旦發生不測，試問自己還怎樣再見多指大師，當時這位庵主看了看屋中人，又看了看身邊的鎮海伏波劍，不禁暗打主張，屆時真要是事情棘手，自己要憑掌中這柄鎮海伏波劍，與沙門七寶珠捨死相拚，也要保全泗水船幫出險了。俠尼是這樣默想着，這時鷹爪王也是在默然付量着明日淨業山莊之會，轉瞬間紙窗上已作灰白色，外面的火光已熄，簫笛的聲音也略略的少了，不過還沒有完全安靜下來。但是鷹爪王和一班同門師友，無論白天多麼勞累，只要一到天明，立刻振衣而起，一班小師弟兄們也因為今日是十二連環場踐約赴會判生死榮辱的關頭，全早早的起來，立刻賓館伺候的匪黨也全到裏來伺候。鷹爪王等見進來統率執夜匪黨的頭目仍是那個叫陳勇的仍然和昨日一樣的神色，只是面色顯着灰白，足見是徹夜疲勞，可是對於何應賓館中人，依然是處處週到，禮貌十分恭謹，這裏才進了早茶，外面有匪黨傳報進來，內三堂香主特來恭迎淮陽西嶽兩派淨業山莊赴會。

鷹爪王和西嶽俠尼為赴會領袖，立刻相率出廳房迎接，這時天恩堂香主歐陽尚毅，青雲室香主天罡手閔智，金雕堂香主八步凌波胡玉笙，全是一身整潔的衣衫，滿面春風的向前抱拳躬身道：「王老師，庵主！本堂奉武甯主之命恭迎二位掌門人到淨業山莊一會，不恭之處，還望二位掌門人格外原諒。」說到這又復一躬身，禮貌較昨日愈加恭謹。

兩位掌門人立刻各自施禮道：「香主不致客氣，我們來到貴場，過分招接，實覺不安，香主們裏請吧。」

歐陽尙毅等隨即向二位運駕，竟說燕趙雙俠等全是和三堂香主瞎打招呼，不發一言。鷹爪王隨向歐陽尙毅等說道：「此次做幫赴會的人數過多，小弟想只由我們幾位師兄弟到山莊瞻仰瞻仰，別的人可以不必去了。」天罡手閻智一旁答道：「王老師說那裏話來，貴兩派的一班師友，全是做幫所景仰的人，淨業山莊已經有做場的一千同道在恭候俠駕光臨，不論是貴幫兩派那一位也不許缺席，王老師快快請大家一同起身吧！」

俠尼慈雲庵主隨向鷹爪王道：「既然是武幫主和香主們這麼垂青，我們那好過却盛情，那麼武幫主既在山莊等候，我們傳集他們趕緊起身吧。」這時外面又走進一位執堂師，帶着四名幫匪，把赴會人所有的兵刃全送上來，歐陽尙毅站起來向兩位掌門人道：「貴兩派同門師友的刀手兵刃，奉做幫主諭，全教隨使攜帶，我們不便作虛偽的客氣，這次淨業山莊之會，或許是以武會友，恐怕臨時誤事。」

鷹爪王和俠尼方要答話，始終不發一言的這雲手藍靈一聲冷笑道：「武幫主還是始終對的起朋友，怕我們所來的人吃了虧，先把兵刃賞發下來，爲是教我們在十二連環場盡興施爲，我們應該怎樣感

謝哩！」藍大俠這幾句話說得三堂香主面上十分訕訕的。鷹爪王立刻含笑說道：「我們這位藍老師慣說笑話的，香主們不要介意。」歐陽尙毅正色說道：「敝場中一切事爲幫規掙戒所限，此時已無法解說，我們也不便再說甚麼抱歉的話了。」

這時由這裏的武師們把大家的兵刃全送了出去，一班人對於這種舉動，認爲武維揚這是分明向大家挑戰，明示淨業山莊絕不會和平解決的，遂各自把個人應用的兵刃暗器全佩帶好了，立刻全按着長幼同門的次序在院中排班站好了。鷹爪王和西嶽俠尼遂請大家起身，隨三堂香主到淨業山莊，歐陽尙毅和天罡手閔智，八步凌波胡玉笙，復向大家拱手道：「衆位老師傅們勞步吧。」

鷹爪王復向隨來仗義助拳的一班武師客氣了一番，隨即隨着三堂香主向外走來。來到賓館外，只見賓館外已有內三堂所統轄的刑堂，執堂，禮堂，的師傅們排班站立，沿着往後面去的道路兩旁，每隔一步，有一隊幫匪駐守着，淮陽西嶽掌門人經過時，兩旁相率敬禮，由浮沙陣的甬道過去，轉進了天鳳堂的松徑，每隔一步就有兩名匪黨駐守鶴立，可是從前面起所有的幫匪，沒有一個帶兵刃的，趕到了天鳳堂，却從天鳳堂的西面轉過去，眼前的情形又復一變，這一帶，全是竹籬茅舍，碧草花畦，古柏蒼松，全是參天的古木。濃陰匝地，時光又早，朝曦甫上，有遠處的櫺影蔽着晨曦，更顯着景物清幽，那還看的出是多少江湖俠義道出生入死之地。

從天鳳堂過去，經過了半里多路，遠遠望見一片濃陰，看那樹木的形勢，全是最少百餘年的古木，就知他這淨業山莊是特選了這麼片形勢險要之地開闢的。因為重建鳳尾幫不過十幾年的工夫，那會培植起這麼片古老的林木來，漸漸的走近了，穿着這片樹林進去一箭地，道路雖寬，但是兩旁林木過盛，地勢又曠，松柏平時被晨風搖撼着，發出一片濤聲，趕到過了這片松柏徑，眼前的形勢又復一變，地勢開展出去，眼前是一片山田，和菜畦，有數十畝地，來路和左右被古老的叢林圍繞着，形如一片碧城，迎面過去這片山田，是一片青竹栽的籬笆竹子滿是青翠的在竹籬後才是山莊，這裏沒有前面所見到三堂主壇那種建築，完全是農家山莊的情形，一處處掩映着茅屋竹窗，所與平常的農村田家不同處就是房舍的整潔高大，佈置的別具匠心，沒有園林勝境，却有一種樸雅不俗的氣象，離着那竹籬還有半箭地，只聽身後來路上嘈嘈的連響了一陣雲版，跟着從山莊走出一行人，已看出是福壽堂的八位退隱香主和天南逸叟武維揚，全迎了過來。鷹爪王等忙緊行了幾步，迎上前去，兩下相離切近，天南逸叟武維揚立刻抱拳拱手說道：「老師傅們迂尊賜教，武某欣幸何如，武某簡慢不恭，老師傅們還要多多原諒。」鷹爪王忙答道：「武幫主不要客氣，我們來到貴場過分招擾，已覺抱歉不安，又蒙寵召，使我們這班與會的人，更覺榮幸了。」

迎出來的福壽堂香主們也全恭謹執禮，這時內三堂香主們也全率領所屬肅立在一旁，天南逸叟武

維揚往旁一側身，拱手往裏讓，俠尼慈雲庵主含笑說道：「武幫主，你是最豪放的人，今日怎麼倒這麼拘謹客氣起來，武幫主你就給我們做個撥引，使我們早早瞻仰瞻仰山莊的勝境吧！」

武維揚點頭道：「庵主豪爽的指教，武某敢不領命，只是武某已覺失禮之處太多，老師傅們先行一步，淨業山莊不過彈丸之地，老師傅們自管請吧。」武維揚的意思，是赴會的一班武師全是順序隨在他們掌門人的後面，自己若是真個立刻陪着鷹爪王，西嶽俠尼往裏走，對於後面的人未免顯着過分的傲慢，尤其是燕趙雙俠這兩個話鋒犀利，對人絲毫不假情面的性格，自己得留些神，不要再容他說出刻薄的話來，所以外貌故示恭謹，側身往裏相讓。鷹爪王和西嶽俠尼那肯那麼不容氣的逕往裏走，與西嶽俠尼往兩旁一側身道：「幫主不要這麼多禮，敝同門師友全是久歷江湖，疎狂成性，不慣拘謹，武幫主還是不要客氣了。」天南逸叟武維揚這才蕭然向後面隨行的一班武師一揖道：「衆位老師傅們，恕武某不恭了。」說到這仍然令福壽堂香主們分立兩旁道側，拱手相讓。武維揚這才陪着兩位掌門人往裏走來，趕到進了這片天然的竹籬，只見裏面翠柳舞風，青松夾道，山花吐驪，鳥語勾囀，一處處的茅屋，建築在松林柳蔭間，如一片山居勝境，一入山莊，使人感到一種幽閑的意念，俗慮全消，不是當前就有一場生死關頭的爭執，幾乎要認爲武維揚真是個逸叟高人鴻名避世之徒了。往裏走了十幾處，山田農屋，迎面陡現一道清溪。上架竹橋，過了這道小橋，另是一片竹籬，進門來是迎頭一



壓堆砌的假山，上面有茅亭高聳，雖是人工堆砌的假山，已經佔地十幾畝，玲瓏透剔，頗具匠心，這座假山把裏面的形勢全遮蔽住，兩旁開着兩個山洞，武幫主隨即引導着衆人，穿着左邊的山洞進來。一出山洞，只見由打那假山後起，是一片碧綠的廣場，一行行的柳林，夾着細沙和五色小石子鋪的路，往前有半箇地，是一座七間長的敞廳，所有門窗全是原色的木材，沒有一點油飾，窗和格扇的形勢全是各別古樸不俗，只是格扇全緊閉着，武維揚等引領着一班，赴會的俠義道，繞着這座敞廳過來。只見後面又是一片廣大的地勢，地勢是長方形，長有二十餘丈，寬也有十四五丈，完全是細沙子鋪地，迎面是一片長廊，並沒有屋壁，作扇面形，有十二丈長，裏面沿着牆設擺着一色的青竹几椅，足設了數十座，在走廊石墻下，左右各排着四架兵器架子，長短兵刃，以及許多武林中不常見的奇形兵刃全有，兩旁也沒有房舍，却有兩座花棚，全是用大竹竿子支架的，上面全用藤蘿蔓草爬滿了，長有十餘丈，寬有兩三丈，正是極好消暑納涼的所在，在兩邊角落裏單有兩架巨形杉檣的刁斗，可是上面只是一個沒有遮擋的刁斗架子，從下面起到上頂足有五六丈高，也沒有軟梯和攀援的地方，這種設備是各別的扎眼，這時大家對於這種地方各別注了意，沿着花棚的兩旁最令人注目的是，左邊地上竟在石沙子上插着一行行的細竹竿，竹竿只有核桃粗細，有三尺多長露在外面，頂端竹竿梢是削成了的斜錐鋒利異常。淮陽西嶽派中全是有超人的本領，內中尤其是燕趙雙俠看着幽冷，心說武維揚你好小綠蠟

了，你是自以爲軟硬輕三功有過人的絕技，故意又擺出這片青竹椿來，露露你十二連環場有總攬武術家絕技的威力，你也太以的小看我們了，我藍氏弟兄今日非教你嘗嘗手段不可。

往前走過這片青竹椿，隔開有四五丈遠，只見是一片青磚，俠尼和鷹爪王相視一笑，這地上的青磚按這八八六十四步擺好了的，可是磚滿是淨立在石沙上，並且全是豎立着，這兩處全沒甚麼介意。又走過四五丈，見地上石沙地上全扎着茶杯大的穴眼，在花棚前放着八張竹椅，每個竹椅上有一只方形朱漆木盤，每盤裏全是裝着盤細的旃檀素香，紙封全已剝去，這八盤香放在這，不由的不教鷹爪王和西嶽俠尼暗自吃驚，已認出這是福建少林寺的絕技，羅漢束香椿這種輕功倒還不足爲奇，要在上面施展少林寺的嫡傳武功，十八羅漢手，能在這上運用三盤的功夫，差不多江湖上沒有敢上去和他對手拆招的，只是天南逸叟武維揚全知他不是少林派，何況他又拿着鳳尾幫的龍頭主座，這種幫會和總攬武術大成的少林派是水火不同爐，今日他竟安排下這種絕技，真是意想不到的事了，此時不僅鷹爪王和西嶽俠尼驚心，連追雲手藍璧，矮金剛藍和也全暗暗詫異。再往右首花棚那邊察看，雖沒有設備甚麼武林中絕技的器械，只是靠前半段花棚裏從頂子上垂下來八根絨繩，在對着羅照束香椿這邊却垂下來四根巨繩，以鷹爪王等一班人的多經多見，竟看不出這是甚麼用的，在貼近了走廊的西首的花棚下又放着一張矮腳几，上面放着五盞古銅油燈，燈裏是滿注着油，並未燃起，這幾樣設備全知道是另有

文章，此時已令這一班赴會的人生了戒心，天南逸叟武維揚却沒往這抱月式的迴廊下讓一車俠義道，逕引領着羣雄從西南角繞過去，這裏已經沿着迴廊轉角處處安置下人前來迎接，廂立道旁的全是主壇上各舵主，從這迴廊後過來，往後是處寬敞的院落，院內花木扶疎，迎面是一幢七間長的客堂，全是用巨石修築的牆壁，屋頂依然用茅草鋪的，除了樑架之外，在外形上看不見一點磚木，連這客堂的窗子全是石頭開的，形似廟堂，在檐下左右各待立着四名幫匪，全是衣冠整潔，肅然待立着，這裏武維揚往旁一個身道：「有勞老師傅們這麼辛苦，武某很抱不安，請到淨業堂小坐吧。」鷹爪王等暗中又把這裏的形勢細打量了一番，見這裏除了這七間淨業堂之外，兩邊是有兩行果木樹，在果木樹後隱約的有兩排房屋，也全是石牆石壁，可和迎面的淨業堂相隔很遠，按形式不是正方向，是斜八字形，可是偌大的一片山莊除了隨着龍頭主座迎請赴會的人以外，沒有多少人露面，鷹爪王和俠尼一面謙遜着隨着走上淨業堂的石階，這時兩旁又是叮咚咚的二聲雲板從淨業堂中走出四位老少不一的武師，躬身肅立兩旁，天南逸叟武維揚和歐陽尙毅，天罡手閔習，八步凌波胡玉笙，全隨着龍頭幫主的身旁，往淨業堂門旁，下垂首一站，鷹爪王和俠尼略示謙遜，率領一班人走進了淨業堂，所有赴會的人全進來之後，龍頭幫主和三堂幫主才隨了進來，跟着那八位福壽堂的幫主也相隨而入，眾人進得淨業堂，裏面的地境較天鳳堂宏敞，只是沒有天鳳堂那麼高爽，裏面有五丈深的地方，只是四面沒有樞窗，只是就

石牆開成的百古窗洞，全是洞敞着，這座淨業堂中頓顯着一片陰森森的步伐精重，四壁全作迴聲。進門丈許兩邊已排列好酒筵，一共列了十二席，在前邊的席面排列的整整齊齊，後面臨西牆，排列着幾十個座位，正如前面那片練武場迴廊上所設的座次是一樣，全是每一副座頭是兩把椅子一張小几，天南逸叟武維揚往裏讓着，兩位掌門人隨即率領着一班武義道走到裏面，武維揚請大家落座；一班弟子們仍然侍立在掌門人的身後，執役的挑簾獻茶之後，武維揚立刻含笑說道：「王老師，虛主，昨夜武某對於老師傅們保護不週，致使老師傅們不能安枕，這太教武某抱慚無地了！」這種話兩位掌門人倒有些不好答，因為若僅是秦中三鳥尚沒有甚麼，只是其中多是他本幫生心內叛的人，武維揚話既說的含糊，遂由鷹爪王答應道：「幫主不要客氣，些許小事不值介意。」

天南逸叟武維揚復說道：「做過此次蒙淮陽武幫兩派老師傅們惠臨，武某因為我們兩家的毒片言可以解決，不願再驚動江湖道上一班友好，只是在昨夜今晨有幾位同道趕到敝場，武某因為昨夜天鳳堂之會，敝幫變生肘腋，老師傅們全是久歷江湖，明察秋毫，諒也瞞不過老師傅們，武某也不用再自暴其醜，所以又挽留老師傅們在敝場多耽隔一夜，只是適逢其會的竟有同道前來，這正應了藍大俠猜武某另有圖謀，所以這幾位朋友雖是趕到，想藉機一瞻老師傅的丰采，武某可沒敢那裏冒昧，故此先向老師傅們面前請教，可否和武某這幾位朋友一會？」

鷹爪王不禁呵呵一笑道：「武幫主你以我王道隆爲何如人竟會這麼不近人情，我們此次偕同龐主到十二連環場的來意，一來是爲解決我們兩下的事，二來也爲十二連環場乃是藏龍臥虎之地，乘機多見識幾位江湖異人，風塵奇士，武幫主怎樣說出這樣話來教江湖道上朋友們聽了去，我王道隆何以爲人，何況我們這次到十二連環場來的也並非全是我淮上青風堡和西嶽碧竹庵的門下，也有許多位武林同道在內，那要像武幫主那麼說，豈不致敵友們置身無地麼！」

天南逸叟武維揚冷笑一聲道：「那麼老師傅們既然沒有猜疑武某之心，那麼武某就請他們過來一會吧。」這時追雲手藍璧聽天南逸叟武維揚竟自找補昨天的話，自己那容得他這樣的用話陰損，自己立刻站起，方要發話，忽的聽得外面天空中驀的出現信鴿遞報，跟着從外面進來一名執堂師向武幫主面前報道：「報！港口現在有淮陽派的兩位好友前來要參與本幫的盛會，因爲未得三堂旗令和幫主的壇諭，各香主全在港口候令。」

天南逸叟武維揚聽了一怔，向鷹爪王看了一眼臉上立刻呈現一種不自然的微笑道：「好得很，既是有淮陽派的好友前來，趕緊用信鴿傳出去往裏請。」那位執堂師立刻答應了聲，轉身出去，武維揚又傳青鸞堂香主，天罡手閻智出去給自己迎護來人。天罡手閻智領命出去，鷹爪王心中暗暗稱奇，這是有什麼人竟會對於我和這樣關心，仗義幫忙，單身還要入虎穴，和我淮陽派定有極深的淵源。只是來

者何人，教人好生難猜想，並且從分水關到內港是多遠的路程，既是我淮陽派的友好，他們絕不肯從十二連環場的祕境走，那麼這來人是從甚麼時候來的，這位武幫主還教天罡手閔智迎了出去，以我們現在雙方已在會面，是不是能够等待他，這時鷹爪王十分懷疑，就是萬柳堂等也在詫異着。

鷹爪王等這裏一轉念之間，驀的想起武維揚已然說出他尚有一班好友，忙向武維揚道：「武幫主，令友們現在那裏，趕快請出來，也好教我們早瞻孝采，多見識幾位高人。」

天南逸叟武維揚含笑說道：「王老師不要忙，既然有好朋友到了，武某這裏靜待佳賓，好在這位朋友已進內港，武某這裏邊竟先用信鴿傳令出去，不用等閔香主迎到就可以入內三堂大約沒有甚麼就隔了。」鷹爪王聽武維揚的話風中似對於來人早有所聞，現在他還是非先見了自己這邊的來人才肯令他所約的朋友相見，遂也不再過形客氣，果然事出意外，這里才說了些閑話，換了一盞茶時，外面的雲板又連擊了三聲，武維揚站起道：「如何我說沒有什麼就隔，果然已經到了，老師傅少座，武某要先認識認識這位武林同道。」說着隨即向大家微一拱手，復向歐陽尚毅等說了聲：「你們陪老師傅們話着。」立刻匆匆走出淨業堂，鷹爪王等見他這種情形，分明是對於來人十分注意，自己索性倒沉住了氣，和歐陽尚毅談着話，工夫不大，只見從淨業堂外走進三人，左邊是天罡手閔智，當中這人一露面，鷹爪王不禁愕然，心中一動，先疑心是暗入十二連環場的那位丐俠崔平，一細看又不對，這人年

處比髒髒的，和兩耳雙鬚連成一片，面皮又紅又嫩，這人也許在四五十歲。瘦削的一張青白色面皮，兩道長眉，眉骨往下垂着，一雙細目，不擦眼皮時，只像沒睡醒似的，鼻樑微塌，兩耳往前擺着，有多日沒剃頭，頭上的短髮蓬鬆，身上穿着件兩截長衫，上半截的夏布已經成香灰色，下截的羅已經燒穿，許多處洞，下面一條高腰襪子已經是滿佈油泥，腳下尙穿雙青絨挖空厚底的夫子履，所有上面青絨的雲字頭全黏起來，這雙鞋和他身上穿的至少有十幾年沒下身，右手中擎着一桿旱烟袋，一隻皮烟荷包纏繞着火鏢火石，這份形相，看着活脫的一個遊學乞食的鄉酸，鷹爪王一絲也想不到那裏見過這人，遂向自己下首的一干同門，以目示意，意思是想問問大家誰認識此人。讀命神醫萬柳堂，和金刀叟邱銘，以及淮陽派中的輩分長的，全是暗示不認識來人，還極情形，令鷹爪王十分難堪，人是爲自己來的，並且是單獨趕到，若是見了面來個彼此現引見，這也太致鳳尾幫中人笑話齒冷人。只是鷹爪王向自己人一瞬間一眼望到燕趙雙俠全是向門首一顧之間，嘴皮微動了動似乎要說話沒說出來，又復把頭低下。鷹爪王因爲當着武維揚沒敢追問他們是否和此人相識。這時來人已跨進了淨業堂，一邊往裏走着却毫無顧忌的向武維揚說道：「武幫主你倒真够豪爽大方，我們這幫人不是戳竿立場子的，就是走江湖保鏢護院的甚至於把一身所學摺在土地換飯吃，沒有多大來頭，所以這次武幫主你把口風一放出去，準許我們入十二連環場來開開眼界，真救我們這班抗着

練武職飯吃的江湖道多見點世面，就憑你這點排場十二連環場這點佈置，不用武幫主你再露別的家私，就够我們見識的了，臨完你再要是破費個千八百兩的，往桌子面上一坐，你說我們這班人還能不講交情麼？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一天雲霧滿散，我上官雲彤不是不開眼，我未入十二連環場總還疑心這鳳尾幫何致就要獨霸江湖，這位武幫主究竟是何如人也，敢到一進了十二連環場，這才知道盛名之下無虛士，名不虛傳，不是這裏的一班弟兄們給我閃個眸子，我幾乎是寸步難行。」這人是明是和武維揚說話，可是絕沒理會身旁的武幫主，眼光一閃一閃的只往一干幫匪和這淨業堂的四週打量，說到這句，一抬頭竟向鷹爪王招呼道：「王老師，你說是不是，哦，怎麼這位西嶽碧竹庵主也和武幫主有交道，可見武幫主的威名遠震了。」

慈雲庵主是何等方正嚴肅的人，就連燕趙雙俠那雲雲無忌，到處談諧的人對於庵主面前全不敢那麼放肆，今日這來人一照面就這麼毫無禮貌的說出這種話來，俠尼身後的五個女弟子全怒了，一個個怒目相視的，要發話叱問來人何得這麼無禮。只是往庵主臉上看時，只見師傅毫無惱色的，並且腮邊現出微笑，天罡手閻智和龍頭幫主是一左一右的讓着來人，此時聽到來人一道出上官雲彤四個字，不由的相顧却步，裏面陪着赴會羣雄的歌陽尚毅，及天罡手閻智也爲來人的姓名一震，只是細着了看來人這神情，神色上又復淡然了，不過胸中自知有來人來歷是，莫不暗嘗吃驚。



且說鷹爪王在先本是對於來人猜不出是怎麼個來頭，及至來人這一自道姓名，並且暗中更形示意不認識自己的人，不認露出形迹來，只是鷹爪王却是暗中欣慰此人出頭相助於自己這方面有十分的把握，不過此人一出頭，可說不定能比燕趙雙俠鬧的亂子大。

原寧這位突如其來的怪客，是武林中一個怪傑，名叫上官雲彤專在東北各處行道，掌中一對雙環，專打金鐘罩、善破鐵布衫，練就一雙夜眼，能破各種暗器，尤擅輕功捷縱術，機警絕倫，只是嫉惡如仇，手黑心狠，江湖道喪命在他手中的，不知有多少了；江湖道中全稱他爲活報應，這位江湖怪傑是最難招惹，他是只要認爲你是個對手，他非和你見出生入死來不算完，因爲這個，綠林道中人沒有不懼他三分的。只是如今竟然在浙南出現，更來到十二連環場中現身相助，更出於自己意料之外，自己只是知道有這麼個江湖怪傑，並沒會過面，此時見到這位江湖怪傑那得不驚異，只是這上官雲彤好似和淮陽西嶽兩派全十分熟識，自己也不肯再說不認識，遂也拱手招呼道：「上官老師，怎麼這麼巧，竟會這時趕到，王某不才竟令一班友好這裏不能風塵勞苦，還道幫忙。我王道臨於心太不安了。」

這時活報應上官雲彤已走到裏面對於鷹爪王的話只是微笑了笑道：「王老師不該這麼客氣，咱們用不着這些場面過節兒，我這人是歷來放浪形骸慣了的，咱們別把咱們江湖道本來面目忘了。……」

說到這又復一扭頭向天南逸與武維揚道：「武幫主你說是不是？」

武維揚這時已微含怒意，冷然答道：「上官老師，你從關入分水關，連衝十二蓮環場的好朋友是竭誠相迎。眞要是安心擾亂我主壇重地，諒還不至那麼容易的就許他進來，何況我武維揚出身也是江湖道，現在執掌鳳尾幫龍頭主座，我那能忘了江湖上一班同道呢，上官老師，快快請座，有你老師傳到場參與我們這次的聚會，我們的事更好講了。」

活報應上官雲彤只微向歐陽尙毅等一拱手道：「香玉們請坐，恕我不客氣了。」說罷竟自往客位上一坐，對於天南逸與武維揚的話似乎沒聽見，只向慈雲庵主這邊看了一眼，隨向燕趙雙俠道：「藍老師，咱們在遼東道上分手之後，我也是獨自趕着往浙南來，趕情我還是沒有你們的驕快，竟自依然走到我頭裏來，可是我這兩條腿可也沒誤了事，我們居然在這裏會上了，這倒是快事。」

這裏追雲手藍壁兩眼一翻，嘻嘻一笑道：「上官老師，我看我們現在先不必談這些閑話，我們和武幫主的事還沒有講下來，武幫主這裏還有幾位江湖同道正要請出來和我們一會哩。」

上官雲彤把大旱煙裝鍋裏往鞋底子上磕了磕，隨即扭頭向天南逸與武維揚道：「武幫主，既有好朋友來到，我很願意見識見識，武幫主趕緊請出來一會吧。」武維揚雖然答道：「武某是敬避台命。」

「說到這扭頭向執掌師彭壽山道：『到後面把四尊老舖傳請過來。』執掌師彭壽山應聲出去，工夫不大，從外面走進四人，頭一個走進淨業堂的，又令鷹爪王等訝異。出於意料的是，竟是一個年約六旬左右的僧人，形神瀟灑，女布的肥大僧袍，青護領，黃絲絛，白練僧鞋，禿頭頂，面色紅潤，眉目朗朗，項上掛着一串唵珠，進門來雙手合十，當淨業堂中所有的人施了一禮，雙手從肥大的僧袍一露出來，雙手的指甲全有二三寸長，這是武林中不常見的。因為不論使拳術使器械，指甲最不宜有，還和尚一施禮，在座的人全拱手答禮，在這和尚後面魚貫而入的三人，頭一個是身量高大，面如鍋鐵，燒煉鬚，穿着打扮一望而知是江湖綠林道，後面二人，一個年約四旬上下，瘦若枯柴，黃焦焦的臉面，細眉鼠目，目光流轉不定，後面一個年約三旬上下，長得倒是五官端正，器宇昂藏，身穿藍綢長衫，白襪緞履，形如富家子弟，走進淨業堂，天南逸叟武維揚和三堂香主，以及八位福壽堂香主全離位向前迎接，執禮之恭，足以見出來人定是非常人，天南逸叟武維揚單向那和尚躬身施禮道：『有勞老師師久候，武某抱歉良深，老師師喜請！』隨又向和尚身後的三位江湖道說道：『老師們請裏邊坐，今日不僅是淮陽西嶽兩派的高人全可以一會，並且還有一位名震江湖的老師傅，此人大約諸位全有個耳聞，這就是以雙環踏過江湖，威鎮遼東三省活報應上官雲形，凡是江湖道上人大約沒有不知道這位老英雄吧。』這時這位挾絕技，遊戲江湖的異人雙環遼東活報應上官雲形連眼皮也不撩，大馬金刀的依

然向認爪王敲着江湖道上的話。直到這位和尚口念：「阿彌陀佛，上官施主，真是人生何處不相逢，十年前遂東道上一別，只說是我們不易再相逢，那料道今日竟在浙南重聚首，教老衲好生欣幸。」

## 第一二三章 唇槍舌劍懷宿嫌武力決雌雄

活報應上官雲形，這時才站起來把大旱烟袋桿兒，依然那麼擎着，只把左手虛往烟袋桿上一搭，嘻嘻的一聲冷笑道：「我當是何人，原來是少林高僧，竟自也肯來到十二連環場觀光，這倒是難得的事，老禪師以佛門普渡衆生之念，積善江湖，爲少林派放一異彩，我上官雲形竟得重瞻法相，真是畢生之幸？」

這時龍頭幫主天南逸叟武維揚，一見兩人有個認識，不禁驚的吃了一驚，及至聽到兩人的口風，隨向前說道：「老禪師原來和這位上官老師早就認識，這倒很好，上官老師傳，這三位可認熟？」活報應上官雲形淡然說道：「我倒沒見過，不過我與淮陽派掌門人，以及碧竹庵主不過是江湖道義之交，無論怎樣近，也得按着禮節來，不能過事體越，請幫主你還是教他們先和三老師們引見吧。」

這時這位和尚後面的頭一個身形偉壯的武師，聽到活報應上官雲形的這種輕蔑的口風，不禁怒形於色的惡狠狠瞪了上官雲形一眼，向龍頭幫主道：「武幫主，我們弟兄，此來也是爲得會會淮陽四鐵

兩派的領袖，就請武幫主給我們指引吧。」武維揚此時也覺自己有些措直失當，本來今日之會，無論在江湖道上成名多年，也是應當以兩下的領袖人物為主，自己一時爲這突如其來的怪客威名所震，竟自推却掌門人，反倒先給這位活報應先引見起來，自慙無趣。可是對於這上官老師，也是十分不滿，遂向鷹爪王和西嶽俠尼道：「王老師，施主，大約和這幾位全沒會過面麼？武某替兩下引見引見，這位老師是少林寺高僧金剛指慈慧禪師。」又指那濃髯繞頸的武師道：「這是湖南黑煞手方冲方老當家的，」一指那細眉鼠目的道：「這是衡山桃花蕩萬勝刀周老師傅。」又一指後面那少年道：「這是鎮江雙傑的得意弟子，小銀龍韓守玉韓老師。」這幾位全是久慕淮陽西嶽兩派的絕技，震撼武林，藉着這次機會要與老師傅們一會，以表傾慕之忱，武某深盼今日一會之後，在江湖道上多親多近吧。」

鷹爪王拱手答禮，俠尼也手打問訊，鷹爪王首先答道：「呵，原來竟是少林得道高僧與名震江湖俠義道，這真使我王道盜匪分榮幸，王某入十二連環場已經得會許多江湖成名的英雄，如今又能和四位老師傅們聚會一堂，王某引爲學生之幸了！」

俠尼慈雲施主也向前說道：「老師傅爲少林得道高僧，貧尼久仰佛法高深，行道江湖，更使茫茫塵海中悲航普渡，佛門中有老師師在，足使一班沉淪在苦海中的，得大解脫，老師師的功德無量了！」

這位少林僧看着慈雲庵主，微微含笑道：「庵主，不要這般認真，老衲愧不敢當，老衲已是少林門下的罪人，不能謹守佛門戒律，古神青燈，梵魚貝葉，靜參因果，逞一時的意氣，不能熄心頭之火，拋開樂園淨土，置身煩惱江湖，妄念一生，致使自身陷入苦海中，自己全無法振拔，那還能再拯救別人，庵主不要過譽了！」

俠尼復乘機說道：「老禪師不要過謙，苦海無邊，回頭是岸，芸芸衆生，尙還能從苦海中回頭，何況老禪師已得佛祖的慈悲，那能够會不能大澈大悟呢？」

這位慈雲禪師微搖了搖頭道：「庵主，休提往事，徒使老衲起無限悲哀，老衲此番來到浙南，一來是聽得這裏武幫主正在與淮陽西嶽兩派，作英雄聚會，老衲久仰庵主與清風堡的俠名，所以趕來一會，少時還要向庵主們請教呢。」金剛指慈雲禪師說罷往旁一退，鷹爪玉復向湖南黑煞手方冲，衡山桃花蕩萬勝刀周明，小銀龍韓守玉等週旋了一番，彼此落坐。在少林僧慈雲禪師等過來和淮陽西嶽兩位掌門人敘禮時候，所有淨業堂中的幫匪，全肅然起立，淮陽派中的燕趙雙俠是很傲慢的，隨着這邊的一班武師站起來，這時武維揚和內三堂幫主，全向這位少林僧和這邊的兩位掌門人讓坐，可是鷹爪王和西嶽俠尼還沒坐下，燕趙雙俠已經毫不理睬旁人的昂然就坐，歐陽尙毅却從鼻孔中哼了一聲，這時大家全按主客之禮落了坐。天南逸叟武維揚方要發言，這邊矮金剛藍和忽的在座上說道：「這位老

禪師在江湖道上頗著俠名，我藍老二已經久仰，我記得老禪師在少林寺中，已經被任爲監院，兼掌羅漢堂，少林寺爲一代教宗，老禪師職司重大，怎得這樣清閑，遊蕩江湖呢？」

矮金剛藍和說這話時，身形連動也沒動，那份狂態，也真夠人受的。這位少林高僧寫的臉上顏色一變，斜轉身來，向矮金剛藍和看了一眼，口唸：「阿彌陀佛，這位施主敢是燕趙雙俠二俠藍施主麼？好！老衲的事，頗蒙藍二俠關心，只是藍二俠只知道老衲在少林寺中已犯了本門的戒律，革去監院之職，羅漢堂已另派他人執掌，老衲因爲不度德，不量力，要變化變化佛祖遺傳的十八羅漢手，爲本門中另創一門拳術，這才惹火燒身，自尋煩惱，掌教的方丈認爲我有背叛少林門戶之心，遂不諒解老衲的苦心，把老衲擠出少林，是老衲在出寺之日，於佛祖前發大鴻願，不途初衷，我是決不再回少林了。老衲浪跡江湖三十年，訪遍南北武術名家，風塵豪客，只知老衲所變化的十八羅漢手，在武林中還能立一席之地，只是所未會過的，是淮上清風。」

六路擒拿，與掌門人的大鷹爪力，及西嶽上天梯碧竹庵主的鎮海伏波劍與沙門七寶，武林中無不敬羨的絕技。老衲以未曾過兩派的掌門人引爲憾事，道經浙南，與一小聚，不期竟巧遇淮陽西嶽兩派入十一會，藍施主如肯賜教，老衲願在藍施主

矮金剛藍和嘻嘻冷笑道：「老禪師不

傳，更能別創拳術精微，爲

少林正宗放一異彩，這正是少林門戶之光

在淮陽派門下，久仰大名，早

就想在老禪師面前請教請教，機緣不遇。

逆環場，竟得與老禪師一會，這

真是難得的事，我們少時定要請老禪師把在

孔雨式的，也教我們開開眼界。」

上官雲彤噙一笑道：「藍老師，要見識見識，不高的的一身絕藝，就痛快的說實話，別這麼文  
譎譎的教人聽着難受用，你恭維我，我恭維你，趕到真一談上手，換上招，只怕兩下裏，誰也不肯再  
客氣，我這人性急，依我看你們兩下裏，既全是多年嚮往，甚麼久仰大名咧，不知直截痛快的，兩下  
裏立刻下場子換換招，再說這裏的主人翁武甯主，爲你們兩家，誰全把誰想的幾乎成了刻骨相思，很  
費事的給預備了幾種絕藝設備。也別辜負主人的盛情，埋沒了主人敬客的好心，我說老禪師，藍老師  
，你說是不是？」

活報應上官雲彤這番話一出口，淮陽派的一羣小弟兄們幾乎笑出來，這位少林僧慈慧禪師不禁怒  
形於色，向上官雲彤道：「上官施主，你不要信口張狂，老衲十年前與施主遼東道上相遇，因爲你掩  
飾行藏，沒露出本來面目，老衲才輕輕與你錯過，後來知道施主，你就是雙環鎮遼東活報應上官雲彤  
，十分悔恨，久懷着真訪施主，倒要見見你這六十四手雙環，武林中已經失傳的離魂子母圈的絕技，



今日如願以償，老禪師要早在上官施主面前領教頭教。上官施主咱們現在就下場子吧？」

活報應上官雲形微微一笑道：「老禪師，這可是過分的喜愛了，我是爲瞻仰少林高僧來的，這種趁心如願的事，我焉能不願意，咱們就走吧。」說着話也就站了起來。這時天南邊吳武維揚一見雙方話不投機，立刻就耍翻臉，忙含笑站起道：「老禪師，上官老師，何必忙在一時。今日淨聚山莊，原是以武會友，有異傳，挾絕技的，何不不妨一試身手，只是小弟的事還沒有解決之先，唯有暫時請老師們少待。小弟這裏略備水酒，就請衆位老師尊的賞我武維揚個全臉，杯酒言歡，作武林密會，順幫和淮陽西嶽兩派的事，還求大家主持公道。」說完了站在那裏，拱手請客入廬。

鷹爪王一旁聽得，這位雙環鏡遠東上官雲形的話，形輕薄，難怪少林僧慈慧禪師的不滿，可是對於這位少林僧，一說出這位武林怪傑，雙環鏡遠東上官雲形的掌中兵刃，就是武林中多年失傳的絕技，離魂子母圈，自己十分驚訝，這種兵刃，連自己也僅僅聽過師門講說過，當年武林中，有一位大俠名叫柳雲台的，曾以一對離魂子母圈擊倒武林，柳雲台這神奇兵器招術各別，專戰對手的兵刃，不論你長短兵刃，遇上他這對離魂子母圈，非出手不可，並且這對離魂子母圈爲百煉精鋼打造，就是長刀寶劍也割不動他。這位大俠柳雲台就這這對離魂子母圈，行俠作義，在江湖中三十餘年，辦了多少驚天動地的大事，多少成名的英雄，綠林中能手，全數在離魂子母圈上，後來這位大俠柳雲台歸隱，傳

說他已成劍仙之流，百餘年來，就沒再聽江湖道中，有使用這種器械的，這少林僧慈鑑禪師，竟自識得上官雲形的出身來歷，這和尚的本領如何，也可想而知。只是離魂子母圈是圓變，兩圈連在一起，周緣是十二寸，直徑四寸，每兩隻圈合在一起，重三十六兩，運用間，銅圈互擊，發出龍吟虎嘯之聲，不知這位活報應上官雲形，是否是大俠柳雲台當年成名的那對子母圈，自己倒要見試見試，不過免前只爲燕趙雙俠身上懸系着要爲赴會的人樹敵結怨，如今兩下裏，又添了這裏兩位成名的人物，只恐一動手保不定更有意外的慘事了，當時這兩下，眼看着就要說開了動手，自己爲領袖人物，就不能不答話了。遂在武維揚答話之後，也忙站起，向上官雲形說道：「上官老師，還請少待，王某與武幫主，正有些事要講講，我們今日既然會到一班武林成名英雄，自然要領教。」說到這裏，復向天南逸叟武維揚拱手道：「武幫主，既然盛設華筵，我們來到貴場，既已過分叨擾，現在也不再客氣，咱們就爽快入座吧。」

活報應上官雲形，依然是神色自若的向天南逸叟武維揚道：「武幫主這種盛意，非教我們叨擾不可，那我只有捨命陪君子，只是美酒佳肴，宜於佳賓蒞止，是我這種流浪江湖的窮措大，往這種排場的桌面上坐，我倒有些自慚形穢。並且我還有個毛病，每飯非酒不能下嚥，可是又不是善飲之流，三盃入肚，就有些酒後無德，頓現醜態，武幫主，坐可是誠心待客，我上官雲形只怕給你多找麻煩的。」

「說到這裏，也不再等武當主答話，扭頭來復向淮陽派掌門人鷹爪王說道：「王老師，我上官雲彤這次趕來趁熱鬧，只是我這種落魄形骸，太不給淮陽派莊門面了。得人家衣裳楚楚，相貌堂堂……」說到這裏，向那鳳尾幫新來的好友錢江雙傑的弟子。小銀龍韓守玉看了一眼，嘻嘻的一笑。回頭來仍向鷹爪王道：「坐在桌面上也真能給主人幫助威，我這還是多留了一份神，隨着我來的。還有一個老叫花子，我恐怕把淮上清風堡綠竹塘的臉面丟盡了，半路上我就把包打發，教他去當地的叫花子，他會偷偷摸摸，他有本事，不怕那把子竊骨頭扔在十二連環塢，就教他自己去鬧去，惹出劍子來讓他自己去搗，沒有我們的事。我是做出丟人現眼來的，王老師，你跟着我一塊丟人，也得認命了！」說罷只是嘻嘻直笑，把那大旱烟袋不住狂吸，噴的他眼前起了一層烟霧，這時所有淮陽派中人全暗笑，今日這位武林怪傑，竟把那燕趙變天的狂態壓下去，燕趙俠平日那種疎狂的樣子，已够人難堪的，趕上節骨眼，口角間就讓過人，沒容過人，今日這位武林怪傑，竟自目無餘子，半瘋半狂的，但不知他有大本多領，身入龍潭虎穴，竟敢這麼任意褻瀆，少時定有一場熱鬧看了。內中只有瘋命神醫萬柳堂和西嶽俠尼，對於這位活報應上官雲彤的狂態，和瘋言瘋語，兩派輕視，真個十分擔憂，不住點頭示意，鷹爪王要阻止他，只是當着一班鳳尾幫的領袖，不能過露出野色來，這時掌門人却含笑說道：「上官老師，太愛說話了，武當主是久歷江湖的英雄，一切更能脫俗，我們不要再談閑話了，就請上官

老師隨武幫主入座吧。」

那位衣着鮮明的鎮江小銀籠韓守玉，怒目相視的似要向上官雲彤發話，武維揚那會看不出來，拱手向自己這邊座上客含糊其辭的說道：「衆位老師師傅們，不論有甚麼事。全請入座後再談，我們今日無論有天大的事，也得有個了結才算，我武維揚忝爲地主，焉能令衆們好朋友們失望呢？」

說到這裏，連福壽堂的八位香主全都站起來，肅客入座，淮陽西嶽派，往北共設八席，單獨給西嶽俠尼設了一席整潔素筵，那往南也是列了八席，單給少林僧慈慧禪師設了一席素筵。

天南逸叟武維揚站在席前拱手說道：「衆位老師師傅們，隨便入座，恕我武維揚不敢隨意讓坐，這只有請淮陽掌門人王老師代勞，好分主客長幼的次序吧。」

鷹爪王靄然說道：「武幫主不用客氣，我們各自入座吧，兩下裏，遂各自把自己人依着主客長幼的次序相繼入座，武維揚見大家全入座之後，親自挨座的敬了一巡酒，這時活報應上官雲彤是酒到盃乾，座上不少能飲的主兒，只是全顧忌着少時定有一場凶殺惡鬥，全不敢放量痛飲，酒過三巡，天南逸叟武維揚立刻擎盃站起說道：「武某有一件事，要向淮陽派掌門人請教，我們今日藉盃酒聯歡，作武林盛會，這本是極快意的事，我想把做幫和淮陽西嶽兩下裏所有的糾紛全把他作個了結，倒是一件快事。只是武某有一點意見說出來，是否有當？請淮陽西嶽掌門人不客氣的只管發抒高見，更盼我

們兩下的賓朋主持公道，那麼爲要教兩下的事，落到化干戈爲玉帛上，請大家賞我個全險，請盡一盃。

活報應上官雲彤，和鷹爪王，金刀叟邱銘坐在一席，聽了武維揚的話，只是目瞬着。燕趙雙俠微徽冷笑着，鷹爪王生恐他又說出別的話來，忙把酒盃舉起向武維揚道：「武幫主，這種息事寧人之心，令人可敬，武幫主的盛意，正是我王道隆的來意，我深願我們兩下的事，能够本着江湖道義解決了，那才是幸事呢，請本派同門，及衆位仗義的老師傅們以至敬之意，各盡一盃，把兩下的事，和平解決吧！」

大家明知龍頭幫主的話，言不由衷，只是礙着淮陽掌門人的面子，不能不隨着起立。那活報應上官雲彤只把身子微抬了抬，連武維揚正眼沒睜。大家乾盃之後，仍舊落坐，天南逸叟武維揚這才接着說道：「潼關之事，不難解決，斷眉石老么本爲做幫犯幫規之人，不過因爲他尙沒繳還票布，武某不得不承認他是鳳尾幫壇下弟子，他所惹起的事，武某也只有全份承當據劫淮陽西嶽兩位高足，雖是他們措置失當，可是做幫已有多人死傷在貴雨派的手下，現在所被據劫的兩位高足，既已由王老師和庵主帶回，總算毫髮未傷，兩下裏足以相抵，武某想，兩下裏的事，全由過去的事積怨難解所致，武某的意思，最好從今日一會之後，各自約束門人，不教他再生抵觸，可是武某仔細想這種事，敷衍一時

，尙還可以，打算雖系遠遠，只怕仍等於空談，莫如我們劃出界限來，我們鳳尾幫把安徽，河南，陝西，直隸一帶的各舵全數撤回，只准我們鳳尾幫由浙南主壇起沿長江上下游佈道開壇。淮陽西嶽派，也只許由淮上清風堡起，往大河南北，山左右豫陝一帶，傳徒佈道，兩下裏無論何時不准越界傳徒行道，這麼一來，兩下裏各行其志，各不相擾，彼此各憑本門的力量在江湖道上立足，諒不全再生事端了，拙見如此，王老師和庵主，以爲如何？」

鷹爪王不假思索的立起說道：「武幫主，這種辦法，倒是想得週到，只不過這麼辦，若擺在平常商民身上，倒足以息爭端，保全一切。只是我們武林中在江湖道，不知甚麼時候發現事故，我們是以師門所學完全把一身許與江湖，講究天地吾廬，到處爲家，那能限定了那一省，那一地，是我們行道之地，這種辦法，於我們太不相宜，恕王某不能從命。」說到這裏，復向慈雲庵主道：「庵主認爲武幫主的意見如何？」

慈雲庵主怫然說道：「這次武幫主所說的勸鼻傳徒佈道，只宜對淮陽派掌門人要求，似不宜遠同我西嶽門下，也這麼牽強的招在一起一概而論。因爲淮陽派與貴幫的紛爭，已非一次舊怨新仇併爲一事，尙還可謂免去將來的意外糾紛。我西嶽派與貴幫從無一些牽涉，也沒有絲毫嫌怨，貧僧自掌西嶽門戶以來，以掌中真淨伏波劍行遊江湖，只慮那多行不義，積惡難逃的江湖道，結了不少深仇大怨，

與鳳尾幫並非水不犯河水，各行其道。小徒楊鳳梅，爲華陰縣知文煥施主的女公子，楊施主是響譽世族積善之家，楊施主遊宦江南，更是兩袖清風，愛民如子的好官，我們江湖道中說來，全有個耳聞，我西嶽門下，歷來不收方外的弟子，只爲這位楊施主乃是不着相的大修士，與佛早結禪緣，所以貧僧破例把他收入西嶽門下，滎陽將吳刺皮覬覦施主的富厚家私，遂設藉宵小奸人陷害之便，乘勢圖謀，遂使一門良善，陷入虎狼之口，這實在是天人共憤的事，我們寄身江湖道的武林中人，凡有血性，莫不要仗義救援，藉伸公道。可是貴幫石舵主竟自不顧江湖道義，甘心作惡，變本加厲，他竟自于犯衆怒在華山遭到懲戒之後，竟把我愛徒鳳姑擄劫至江南，以我西嶽派三代清白，他要一手斷送，是可忍孰不可忍，貧僧這才回轉碧竹庵，召告神前，誓以貧僧這條性命，爲我西嶽派洗刷此恥，最令人痛心的，是斷眉石老么原爲貴幫待罪之人，他這種倒行逆施，尙還情有可原，可是貴幫一般身受祖師慈悲更得武幫主多年化育，有地位的一般老師傅們，也竟自不察是非屈直，一路上和西嶽派淮陽派故意尋仇，用盡種種手段，阻撓邀擊，直到十二連環場，武幫主才能主持公道，把斷眉石老么懲治以息憤，但是淮陽派和貴幫的事，任憑如何解決，貧僧不加一詞，惟有我碧竹庵，自西嶽派開派以來，蒙受了種種恥辱，碧竹庵被焚，雖然防護周密，然而清白禪林，已經染有血腥氣，武幫主若是主持公道，應該派內三堂香主，到我碧竹庵佛前謝罪，俠義道中也好爲我西嶽派再留一席之地，這是貧僧最難步

的一點要求，武幫主若是不肯賞貧僧這個薄面，貧僧無法在佛祖及退隱的大師面前交代，武幫主若認爲貧僧要求不當，淨業山莊盛會難逢，若因貧僧一人之事，擾亂了這場盛會，也顯得貧僧輕視了一般老師傅們，我們的事只好另議吧」，慈雲庵主這番話出口，說得非常嚴厲，決無迴還餘地，所有座上客，全不禁爲之動容，武維揚對於慈雲庵主這種嚴厲的要求，直使自己無法答覆，強忍着怒氣，帶着微笑向慈雲庵主說道：「庵主你大義相責，我武維揚應該敬謹領命，不過我們全是寄身江湖道中人，鳳尾幫不過門戶略低，但是武維揚自從重掌鳳尾幫再立內三堂以來，我武維揚要爲鳳尾幫過去的一切不守幫規壇下弟子們，糾正惡習，竟戒在江湖道不守道義，鳳尾幫到今日小有成就，我武維揚不敢自驕，知道這江湖一般同道無形中對我武維揚破格優容，才能夠樹立起一百餘舵，這次淮陽派和散幫再起糾紛，我武維揚決不敢自恃現在這點力量，所以掌門人一到，我寧可自損鳳尾幫的威風，天鳳堂開大壇處治了一般罪魁禍首，雖是爲了維持貴兩派門戶清白，也是我武維揚應該這麼處理，但是掌門人親眼目睹，我爲得振幫規，主持正義，本幫中却無形中樹下無窮後患，如今庵主竟自這麼強人所難，我鳳尾幫真個在這種時候令內三堂香主親至碧竹庵負荆請罪，江湖道中以及我鳳尾幫壇下一百餘舵弟子，定認我武維揚被庵主的鑿海伏波劍沙門七寶珠所威脅，不得不這樣，那還不如我武維揚在散幫祖師前自行請罪，解散龍頭繡舵把鳳尾幫自行消滅，免得爲西嶽派行道江湖的障礙，庵主未免責人過



可，恕我武維揚不能領命。」天南邊叟武維揚這麼答覆出來，兩下就算完全弄僵，無法下台，這時湖兩武士黑煞手方冲，却高聲說道：「我方冲既然參與這場盛會，我可不能袖手旁觀，叫你們弄成僵局，武幫主，淮陽派掌門人王老師，西嶽派掌門人碧竹庵主，各有一番詞嚴義正的理由，所說的情形恐怕誰也不肯讓步，我們江湖道中人爽快的還是說江湖道上的話，無論什麼事，終歸得有個了斷，就是蒲頭子蓋的事，也得有個解決，叫我方冲看現在的事，不如人家先把本身所爭執的辦法先放在一旁，今日淨業山莊所到的人物和鳳尾幫一般老師傅們，除了我方冲這無名小卒，不足掛齒，真可以說龍虎風雲之會，老師傅們全有一身絕技，這種盛會離開淨業山莊，恐怕難找第二回，我方冲想這正是以武會友的好機會，凡是參與這場盛會的人，當然願為個人的友好幫忙，我們何不以強弱勝負替淮陽西嶽派鳳尾幫解決是非，那一來兩下裏各憑武學，來解決牽纏，豈不直截痛快的。」

湖南黑煞手方冲的話未落聲，那位雙環名震遼東的活報應上官雲彤，却擎着旱烟袋哈哈大笑道：「我倒真個覺着這位方老師的話，一針見血，直截了當我們這麼樣，倒是十分痛快，咱們三句話別離本行，實甚麼吆喝甚麼，我們還是以武功分強弱，倒是痛快，武幫主，你還是爽爽快快的就這麼辦吧，我上官雲彤願意捨命陪君子，和諸位老師傅討教討教，免得令在座的老師傅，懷着一腔熱望而來，敗興而返，武幫主，這件事毋用遲疑，就這麼辦吧。」

這時天南逸叟武維揚臉上顏色略緩和了些，在上官雲彤的話說完了，隨即起立說道：「老師傅的指教，我武維揚焉敢不遵，王老師的責難，我亦不便再以巧言置辯，只是事情是否就像王老師所說的完全由於敝幫這邊促成，公道自在人心，將來是非，自有公論，這次我武維揚請兩位掌門人，到十二連環場的意思，我絕沒懷着誅除異己，獨霸江湖的野心，也絕沒敢生把兩派的領袖，誘入十二連環場一網打盡的惡念，何況我武維揚尚還有自知之明，我雖然幼習武功，稍得師門心法，可是若與武林中一班負異傳挾絕技的奇人相較，實有天淵之別，我焉能作那種妄想。只是淮陽派掌門人王老師的三十六路擒拿，和他別具異傳的大鷹爪力，爲內家不輕傳不輕見的絕技，西嶽怒雲庵主的鎮海伏波劍，與沙門七寶珠，均爲武林中絕頂功夫，是我武維揚久已嚮往的絕技，我倒是早懷着一親教範之念，所以我這次是竭力想和老師傅們親近親近，可是絕沒懷着仇視之心，我武維揚要是把一班高朋貴友，請到十二連環場中以非禮相加，教江湖道的朋友們，更看着我武維揚是何如人也，王老師和方老師的盛意，恕我武維揚不敢從命，若是方老師傅對於淮陽西嶽派的老師傅們，作武功的請教，我武維揚也不便阻攔，那只有請老師傅們自便了。」

鷹爪王這時聽到武維揚這種話風，十分可恨，他則是安心想這麼辦，偏偏還要矯揉造作的不肯從他口說出以武力解決，這是多麼可恨的情形，遂冷笑着向武維揚道：「武幫主，我王道隆早已說過，

無論如何，今日淨業山莊一會，是我們最後一面，我們不要盡說些淨泛的空言，武幫主若是沒有圓滿的答復，那麼只好向武幫主告辭，我們要立時退出十二連環場了。」

這時那少林僧金剛指慈慧禪師一旁答道：「武幫主，我看以武會友，正是武林中常有的事，何況今日淨業山莊聚集了一班江湖異人，風塵俠隱，負異傳，快劍技的就有多少位，這種武林名家集於一堂，爲身列武林難得的遇合，誰再把這種良機放過，豈不是至愚，武幫主，何必過形拘執，老衲正要向幾位挾絕技的同道印證印證所學，這次淨業山莊一會，爲大江南北武林中，添不少佳話呢？」

天南逸叟武維揚忙答道：「老禪師竟有這樣興致，武某不便固執，只是這麼一來。不知者定要疑心我武維揚倚仗着十二連環場，對待武林老師們過形放肆了，恭敬不如從命，我們既已決定，更不必忙在片刻，請老師傅們各自盡盞，我武維揚還要恭敬一盃，預祝老師傅們動手時，仍要顧念到江湖道義氣，以歸到爲止，仍然能够保全兩下友誼，就是武某之幸了。」

兩下裏這一說，誰還吃的下去，不約而同的金離坐起來，兩下裏要互顯身手，一決雌雄，鷹爪王因爲武維揚偉大的人物，竟自言不由衷，本該還向他交待幾句的，只是心存卑視，遂緘口不言，也同時起立。

狼雲手藍鬘突然說道：「慢來，我藍老大還有點不放心的事，要向武幫主請示，其實凡事全有說

們掌門人主持，用不着我藍老大多管，不過我這人，就有個死心眼的毛病，我恐怕人心隔肚皮，到時候一個三心二意的，我們這種死心眼的人，辦死心眼的事，誰也別含糊辦事，我看下場子以武會友，不過是說着好聽，究其實還不是誰比較下了，誰就得認敗服輸，江湖上只有任他人稱雄道霸，我看武幫主不必再說那些客氣話，乾脆的說，咱們兩下裏索性各自打算正經主意，我們能否像方才約定的，如若鳳尾幫不能勝我們赴會的人，就請你立時解散十二連環場，退出浙南，大江南北不准鳳尾幫再開壇佈道。若是我們赴會的人，不能當場取勝，我們也話中前言，決無反悔，我們還不懂大江南北不來傳徒行道，我們定要把清風堡綠竹塘也解散，我們弟兄和掌門人遺跡天涯，絕不再在武林中稱名道姓，重立淮陽派，再入綠竹塘，那是將來的事了，我的辦法絕無絲毫不公允的地方吧？」

這時天南逸叟武維揚，聽到這位追雲手藍鬚單刀直人的要自己的回答，略一沉吟，憤然說道：「既是藍大俠這麼逼追武某，我武維揚要是再不爽快遵命，也太教老師傅們看着我武維揚太沒有江湖道的氣節了，好，咱們就這麼辦吧。」追雲手藍鬚道：「大丈夫一言出口，駟馬難追，咱們當衆說穿了，誰也不能反悔了。」天南逸叟武維揚含怒說道：「藍大俠，武維揚不才，也忝掌着鳳尾幫一百餘載，就沒這麼敢藐視武某的，藍大俠難道目我武維揚是反覆無常之輩麼！」

鷹爪王見追雲手藍鬚的話，過形逼人特甚，忙接着話風答道：「武幫主，彼此全是江湖道中人，

話不用多說，我們就這樣辦吧。」說到這裏，也不再候武維揚答語，轉身向上官雲彤，中州劍客鐘岩，老鏢師鄧謙，柳逢春等一班助拳的朋友們拱手讓道：「衆位老師傅們，也毋容再客氣，我們正是和一班武林名手相會之時，請老師傅們到前面，諸位請。」隨又向西嶽俠尼道：「庵主，咱們也走吧。」

「西嶽派這邊僅是俠尼師徒五人，和泗水漁家簡雲彤，這次是凡是赴會的人，全是各帶着隨手兵刃，幾位淮陽派的長一輩，和俠尼的兵刃，全是門弟子們給擋着。這時鷹爪王見上官雲彤也不向武幫主那邊客氣，昂然擎着大旱烟袋逕向淨業堂的門外走。鷹爪王向武維揚和青鸞堂香主天罡手閔智，金雕堂香主八步凌波胡玉笙一拱手道：「恕我等不客氣了。」武維揚和兩位香主抱拳說了個「請」字，這那天鳳堂香主歐陽尙毅匆匆從外面走進來，逕趨龍頭幫主面前道：「本座覆命，石靈壁已照壇諭，交付刑堂處置後號令港口。」武維揚只說了個「好」字，隨向歐陽尙毅一擺手道：「我們恭請赴會的老師傅們，到前面賜教了。」歐陽尙毅忙退到自己的座位前，和幫主一樣，全是拱手躬身的往外讓鷹爪王等先行。這時連福壽堂的八位香主，也全是挨次往下排着，躬身致敬，要看鳳尾幫對於赴會的人，這番禮貌，教你挑不出一點不是來。直容鷹爪王和西嶽俠尼已快走到門口，這才率領着內三堂的香主們往外走，依然是由福壽堂的香主們在稍後一點，最後是各舵舵主，這一班鳳尾幫的龍頭主座以下的香主，舵主，以及各執堂，刑堂，禮堂老師們全在兩旁鑲着，一同來到了前面抱月式的迴廊，仍然是

分南北兩面落坐。鳳尾幫是沿着迴廊往南排下去，仍舊是一班賓朋在前面列座，淮陽和四嶽派兩家的掌門人也是請仗義的賓朋往前坐，往北挨次排下來，是兩位掌門人和幾位長輩的師傅們，這裏除了淮陽派掌門人鷹爪王和那燕趙雙俠，以及上官雲形輕易不動兵刃的，像燕趙雙俠和上官雲形全是短兵刃，軟兵刃，隨身攜帶，那四嶽掌門人和萬柳堂的，鎮海伏波劍，地煞潛龍劍，金刀叟的金背刀，中州劍客等刀劍，全由兩派的門弟子擋着，各站在老師傅們的身後，那所有座位，前文已說過，一色的竹製几椅，每人一椅一几，製造的既樸素，又古雅，落坐之後，由鳳尾幫這裏的執堂師們獻茶，獻茶的是天鳳堂所見的那班值堂弟子們，全是不差上下的年紀，全是一色的衣裝，全是不過二十歲的少年，每人一只硃漆描金盤，裏面托着四只細磁盞碗，一個個從南北兩面花棚後轉過來，步履矯捷，只看他們送茶的情形，就知道這班少年弟子，全是曾經得武功真傳，盤中的茶壺，盞兒全是斜錯着，走的雖是那麽快，磁盞是紋絲不動，獻茶畢仍然分兩行退入花棚後，座上的一班老師傅們一個個全是靜氣凝神，的來預備應付大敵，唯有那位上官雲形，仍然是沒有一毫安靜，把他那大旱烟袋滿溝裝起一烟鍋兒，自己却不用火鑊火石去打，竟自回頭向侍立者，椅子後一班小弟兄瞥了一眼，向站在最後的小龍王江傑一點手道：「過來，小少年紀別學懶，來替我敲石取火。」一伸手把火鑊火石全遞了過去，小龍王江傑對於這位江湖怪傑的出身來歷，並不深知。只是看到掌門師祖對待他那份禮貌，已知此人的武功

造詣，絕不在藍師祖和王師祖之下。遂滿面堆歡的向上官雲彤說道：「師祖不招呼我，我不敢過來，我怕惹師祖的討厭。」一邊說着，嘩嘩的把火絨子打着，給捺在烟斗上。上官雲彤把旱烟狂吸了兩下，從口角噴出了濃烟，也斜着醉眼，看了看江傑，這時座上的領袖正在依例作酬酢之語。上官雲彤却不似方才那麼高聲說話，却低低的向小龍王江傑說道：「你這小龍王如今淺在沙灘上，管你沒招了吧，小子不好好學本領，這正是我們成名露臉的地方，有甚麼本領不在這裏抖露，真叫冤枉！也願你們老師，也真不給你們作主，既招收了人家，還不肯痛痛快快教給人家一點真功夫，教徒弟跟着一塊兒洩氣，這種師傅，拜他不拜他，也沒甚麼用，是不是，小夥子」，說到這裏，一扭頭看到侍立在身後的其餘門弟子，用手一指乾山歸雲堡門弟子的傻子左恆問道：「這靈頭靈腦的是誰？」

小龍王江傑道：「師祖問他麼？」說到這裏，悄悄用手一指那致命神醫萬柳堂低聲道：「這是我萬師祖的門下左恆。」上官雲彤立刻往萬柳堂那邊睇了一眼，微微一笑道：「我聽說他是歸雲堡領有本領的弟子，更有織布衫的硬工護身，是麼？」

小龍王江傑道：「弟子入門太淺，對於本門的一班師友的武功造詣，却不甚清楚，對於這位左師叔倒是聽別位說過，他出身大有來頭，只爲伶仃孤苦，被我萬師祖給撫養到現在，我萬師祖很是疼他，歷來不教他出歸雲堡一步，萬……」江傑說到這裏，這位江湖怪傑向天南邊更武難揚看了一眼，向

江傑一搖頭，底下的話不教江傑再說，那優小子左恆和師兄賈斌站在一處，上官雲彤因為這一和小龍王江傑低聲說話，未免引人注目，上官雲彤却不注意，仍然回轉頭來，吸了一口旱烟，可是這位江湖怪傑兩隻手不教他閑着，他這一座是小茶几在左邊，右手擎着旱烟袋時，左手按到茶壺上，在半斜身向茶几後站的小龍王江傑說話時，却把旱烟袋交到左手，右手又按到茶壺上，並且別人有吃茶的就有一原盞放在那不動的，唯獨這位上官雲彤却把那盞茶壺的磁蓋兒掀下去，放在一旁，一面說着話，一面用熱茶來潤喉。在這裏獻茶之後，兩下裏方要說到本題，雙方對於場上傷亡的交待，正趕上鳳尾幫連進來兩起報事的，來人全是本場的舵主，看情形事情非常重大，這裏掌門人那好立刻向武維揚發話，就這一耽擱，這位上官雲彤却不肯閑着，連呼換茶。這日迴廊中已有三位執堂，三位禮堂，三位刑堂在這裏伺候着，此時早有人給這位江湖怪傑重獻上茶，上官雲彤依然是狂放不羈的把茶盞蓋兒掀去。江傑仍然伺候在他背後，在他把茶盞端起往口邊送時，啜溜一口，忙說：「好燙好燙。」把茶盞用右手往茶几上一放時，仍然是用手按着茶壺口，江傑已看見這位江湖怪傑把右手的三個最長指甲泡在熱茶內。因為衣袖肥大，又是扭着身形，別人一些沒有覺察，江傑知道這位江湖怪傑，性情在狂放中暗暗作了活，不過江傑涉世未深，入門太淺，尚不明白他還是作甚麼？一剎那這位上官雲彤把手往起一抬，忽的把指甲上的茶水往外一彈，江傑因為站的太近，覺得飛到自己臉上的星子有如芒刺似的，肉皮



子很是疼，不覺嚇得吃驚！那邊的左恆無故的頰上好似被鐵彈丸打了一下，自己雖是有橫練的功夫，這種突如其來，出其不意，吓得幾乎出了聲。向一邊一察看，見江傑看着他發笑，上官雲形却微微點頭的招呼他，左恆心裏是顧忌着師傅嗔責，不敢說話，却慢慢的走了過來。一邊走着，一邊摸着頰上，並沒有甚麼，只有微溼的水漬。來到了上官雲形的背後，方要向小龍王江傑問是怎麼回事？上官雲形却板着面色，向江傑一揮手，教江傑躲開些，小龍王江傑竟自在上官雲形一抬手時，看見這時上官雲形的左右手的一共五個長指甲全沒有了；不過指尖上各多了三個軟皮套。小龍王江傑這才恍然大悟，他暗中在茶盞中弄虛的原故了，左恆站近他身後，他依然不教他開口，這時萬柳堂也在目矚着這邊，這位上官雲形毫不理會的向僕小子左恆耳邊低低說了幾句，左恆先是怔忡忡的，後來又被這位江湖怪傑說了幾句話，立刻點點頭，連萬柳堂全沒看見，匆匆退回原站的地方。師兄弟們有怕悄悄問：「這位上官老師招呼你，是甚麼事？」左恆此時絕不似平時那麼問甚麼說甚麼，只含糊的回答說是，上官師伯是替掌門王師伯傳命，甚麼事少時自知，上官師伯說是？法不傳六耳，現在不准洩露機密。賈斌一氣扭頭不再答理他，這時掌門人鷹爪王見時光已過午刻，忙的向天南逸叟武維揚拱手道：「武雷主，咱們此時誰也不要再客氣，請那位老師傅先下場子，敝派的一班師友也好領教？」天南逸叟武維揚方要答話，這邊座上客以離魂子母團成名的上官雲形，突然把手中的旱烟鍋兒往鞋底上磕了磕，立刻

說道：「王老師，依我看這次羣雄盛會，以武會友，只要有本領的自管下場子，互相印證印證本門的功夫，我們不要再以禮貌長幼之序來拘束着。本來還是以武會友，並不是打把式擗地賣藝的，必須先由那無關重要的角色勸場子，可是若是換絕技的成名老師師傅們下了場子，那麼一班武林後進，就寡白白的忝與這次盛會了。他們看到一班老師前輩們全把一身驚人的本領施展在當場，他們那敢班門弄斧，我的意思先教他們一班小弟見下場子較量一下，然後再由兩下成名的老師師傅較量，不知武幫主的意思下如何？」

天南逸叟武維揚，和淮陽派掌門人鷹爪王，全認爲這位上官雲形是故意搗亂，多此一舉，這次名義上是以武會友，實際正是雙方爭存亡生死的關頭，鷹爪王因爲他話已出口，又是爲自己幫忙來的，不能攔阻，並且這位雙環鏢遠東上官雲形，說話時連鷹爪王及西嶽俠尼一毫不睬，儼然是淮陽西嶽兩派主幹人。

天南逸叟武維揚只得答道：「上官老師傅既是這麼主張，武某敢不從命，只是我鳳尾哥和費兩派有不同的地方，因爲敵幫是術道，不是傳徒。我武維揚忝掌敵對龍頭主舵，更無暇再收徒傳藝了，主壇下並沒有幾多少年弟子，只有幾個司香司爐的少年們，更不敢班門弄斧，那麼貴兩派的高足們若是肯賜教，那只好由敝壇下各舵舵主奉陪了。」上官雲形點頭答道：「武幫主，那倒不必過謙，各本幫

師門傳授來互相考證武功，倒不必拘束於年齡了。」

天南逸叟武維揚道：「那麼就請隨意請那位師傅下場子吧。」

上官雲彤這時向淮陽派掌門人鷹爪王，和西邊俠尼道：「我看掌門人，可以分派他們下場子，隨意練兩手，這種地方，學成了武功，不來抖露抖露，留着往甚麼地方躲去。」

鷹爪王向這位上官老師，微微一笑，心說你真是誠心和我王道隆開玩笑，你已然說出了口，是令我兩派門弟子下場子，我若是派了長一輩的定然掃你上官老師的面子，可是鳳尼幫儘是些成名的江湖道，內中能手頗多，若是一出手先栽給人家，雖則無關全局，總算給淮陽派添了一層羞辱！只得先向俠尼說道：「虛主，令高徒們可以隨意下去給作個先導。」慈雲庵主道：「王師兄不必謙讓，貧僧只有幾個劣徒，他們那敢在王師兄面前放肆，還是請貴派高徒們先下場子吧。」

鷹爪王一扭頭，看了看後面站的一班門弟子，心中只屬意到本門的大弟子華雲峯；和歸雲堡萬師弟的門下司徒謙，這兩人一一個穩重，一個穩重，武功上全深得師門心法，全說得下去。遂向庵主說了聲：「那裏我就不客氣了。」語向兩人又看了一眼，說道：「你們本是隨處聽仰瞻仰武林中的前輩，江湖上的能手，本沒有你們賦就的地方，如今承前輩上官老師的抬愛，和武幫主的贊許，教你們把所學的一點粗笨笨腳，俗淺的武功露幾手，你們可知道這座上做是武林中能手，能下場子的，天請在座

的老師，和武幫主的麾下指教你們吧。」

華雲峯和司徒謙也看出掌門人的意思，是教兩人中的一個下場子，司徒謙看了看師傅萬柳堂，見師傅只是向場子裏注視着，並沒有看自己。師傅門規極嚴，雖有掌門人的話，自己那敢那麼狂妄，遂向師華兄雲峯示意教他下場子。華雲峯歷來是安詳慎重的，此時倒覺得此舉十分快意，自己瀟灑落難，落到幫匪手中，並不是憑一槍一刀以本領分高下，雖是仗着師長的救援，脫出幫匪之手，自己終是憤憤不平，現在既有掌門人的吩咐，正好乘機施展施展淮陽派的嫡傳，教幫匪們看看自己是否是無能之輩，見師弟司徒謙向自己示意，遂點點頭，方要向前答話，就在自己略一遲疑的當兒，一陣重濁的脚步聲中，那左恆竟自搶出來，悶聲悶氣的向掌門人道：「師伯弟子下去給老師們熟熟場子，我要是不成，另換別人？」這一來，鷹爪王又驚又氣，只是他既答了話，說不上不算了，暗道：這可真糟！

## 第一二四章 武場初閱猛左恆鐵掌挫敵鋒

左恆這一出來，淮陽派中人不知道他細底的，無不吃驚！因為這種場合是兩下爭榮辱，決生死的時候，雖是已經說明先令門弟子們隨便露本門的功夫，可是也不能教這樣傻頭傻腦的頭一個兒下去，不論輸贏勝負，總算與淮陽派的臉面有關，許多人這麼懷疑着，全想着續命神醫萬柳堂必要把他叱

責回去。那知左恆這時已走到了堂門人前施了一禮，又向師傅萬柳堂道：「師傅我下去和他們招呼一下，我要是輸了師傅可接着我。」

續命神醫萬柳堂板着面色說道：「不用多言，既有胆子敢下場子，你還問我作甚，去吧；左恆，只許你和人過拳脚，不準動兵刃，明白麼？」說到這裏，向雙環鎖遼東上官雲形瞥了一眼。這位江湖怪傑只是微微含笑的看着場子裏。

鷹爪王見萬師弟竟沒十分攔阻，驀然想到此子雖是聰慧不足，可是萬師弟一手教出來的，現在既是他本師全不攔阻他，或許此子有甚麼勝人之處，也未可知，遂向左恆說道：「左恆，你既然願意下場子在鳳尾幫的老師傅們前領教，很好，我盼望你不要辱沒了師門的威名才好，去吧。」

左恆本來就不會說話，此時抱月迴廊上三派的老少英雄坐着的，站着的，不下百餘人，全瞪着眼睛看着他，更是任甚麼說不上來了。聽到堂門人這一教他下去，巴不得的立刻答應了聲，轉身走向外面。下了抱月迴廊的台階，往平坦的細砂子地上走來，自己也不知站在那裏合式，往前走了十幾步，覺得動手是亮開式子了，轉身來瞪着眼睛往抱月迴廊上看着，這時候應該有一番交待的話，請人家鳳尾幫的老師傅們賜教，可是他只是楞着不動，鳳尾幫一千匪黨無不竊笑，左恆見自己到了場子裏，人家並沒跟下來，遂不耐煩的向鳳尾幫這邊招呼道，「喂，你們誰下來跟我左恆練一戰，別耗着呀。」左

恆這一發話，又惹的幫匪一陣嗤笑！

天南逸叟武維揚是久經人敵的老江湖道，在先前本混在淮陽西嶽一班少年弟子們身上注意，遇到左恆一出來，驀然間也是一怔，忽的想到以淮陽派偌大威名，焉能隨便教一個傻小子出場，仔細一看左恆的眼神，兩太陽穴，已知此子身上有真功夫，此時見本幫一班舵主，掌師竟有笑出了聲的，不禁雙眉一蹙，怒目向衆人睨了一眼，隨即說道：「現在淮陽派門下左師兄，賞臉下場子賜教。這位左師兄爲乾山萬老師的高足，爲淮陽派第三代弟子，我們主壇上各堂各舵，不能够隨便出場，外壇巡江各舵，有願意下去和左師兄領教的，只管下去。」天南逸叟武維揚的意思是，暗中用話指明了人家出場的可是門弟子，凡是掌壇正舵的，不要冒然出場，贏了人家，落個以大壓小，輸給人家，栽的跟頭更大。

這時有守雁蕩落雁柔舵主金勇，是由昨天調進來的，他原來是湖南鐵鷄子張洪的門下，鐵鷄子張洪是湖南下五門綠林中第一把能手，這金勇會些小巧的功夫，因爲好高騖遠自命不凡，在江湖道中栽了兩次跟頭，被鐵鷄子張洪逐出門牆，他剛投在鳳尾幫中，就派在雁蕩山卡子上充了一名守卡子舵主，平日無事，與一班同幫的弟兄們說些狂言大話，儘是他自己當初在江湖道上作過多少驚人的事業，只是鳳尾幫的門規極嚴，雖是守卡子一向沒有事，可是他也不敢鬧甚麼意外的事，這次淨樂山莊之會

，武維揚因爲已經有生心內叛，所有主壇附近水陸空炮，不重要的地方，全調進了十二連環場，金勇一見主壇上有這麼多的能人，自己不禁平日的氣餒，矮了一半，本想藉無論如何在龍頭幫主面前多少也露兩下子，往後也有巴結內三堂的希望。及見這些能人在頭裏，自己那還指望露這份臉，趕到淮陽派中出場的竟是個傻小子，心說：這可是該着我金勇走運，這種便宜事不檢等甚麼，遂在龍頭幫主話一落聲，立刻從末後的同幫弟兄中搶出來，走到堂中，向上說道：「外壇落雁峯掌舵弟子金勇，願下場子和這位左師傅領教領教。」

天南逸叟武維揚道：「你願意和這位左師兄領教很好，你不要輕視這位左師兄，他既是乾山萬老師的高足，定具非常身手，更要明白這是以武會友，點到爲止，不得擅自傷人，去吧。」

落雁峯舵主金勇，答應了聲，立刻又向淮陽西嶽掌門人一拜，轉身走出，抱月迴廊。這落雁峯舵主金勇，年不滿三十，生得好一份「賣相」，抱月迴廊中早把長衣抖去，這身裝束勁感顯得英挺，來到場子中，見傻小子左恆恆柯柯的那種神情，只是忍着笑，蹣着左恆有丈餘遠，停身站住，傻小子沒等這位落雁峯舵主金勇發話，却等得不耐煩的招呼道：「喂，咱兩人招呼一下子，你可估量着，我左恆手脚上沒準，要是有個磕着你的，碰着你的，可別怨我手底下沒交情。」

金勇一聽，這滿不叫外甥話，那有一照面，先跟人交待這些個的！可是龍頭幫主已當面交派我，

教我點到為止，不得任意傷人，這小子他到走了前步，先把話堵上，該着只許我挨驢，不許我動他，沒有這麼寬的事，我也得先把話壘上，遂含笑說道：「左師兄不要客氣，你是名震江湖的乾山萬柳堂老師傅得意弟子，手底下那會沒準，我金勇不過會幾手莊家把式，沒有甚麼真功夫，特來給左師兄熟熟招，請左師兄多多指教，不過誠如左師兄所言，動手過招，誰也難免有個收招不住，倘有失手之處，還望左師兄多多原諒！」

左恆嘻嘻一笑道：「沒有那麼些說的，我這人不會說話，你們老頭子派你來和我動手過招，從脆比劃上看，我小子就是不會嘴把式，來呀，咱們說幹就幹，我師兄常常說我，破車別礙好道，呦，慢來，你這和我一囉嗦，險些把要緊的事忘了，你可聽明白了，要是肉糟骨脆，可千萬另換別人，回頭把你鬚個腿折胳膊塔拉，怪沒意思的，金夥計，對不對？」

金勇忿然作色的說道：「左師兄，這裏當着多少位成名的老師，不是我們笑談之地，左師兄有本領自管賜教。」

左恆仍是嘻嘻的笑着向金勇道：「來呀，你就只管招呼。」說完這話，仍然是大馬金刀的兩手往下一搭拉，兩眼只看着金勇，金勇見左恆也不按拳窩的規矩開門立式，遂打定主意，索性早早把這小子打發回去，免得惹人討厭，遂向左恆一抱拳道：「左師兄請發招吧？」



左恆道：「沒那麼練過，你不會發招麼？」這一來不用動手，行家眼裏已看出左恆的本領比金勇高，這種傻頭傻腦，他竟懂得拳經的真傳，以逸待勞，靜以制動，更有他那種不開門不立式，正是先天太極圖，這是拳家的上乘，金勇乃是下五門綠林的傳授，又兼沒把左恆放在眼裏，自己此時一心一意的想把左恆擠下了，自己在人前顯銳，鳳尾幫中稱雄，見左恆不肯發招，遂說了個「好」字，雙掌一分，一場腰往前一鬆身，已竄到了左恆面前。金勇於風下這份輕快，倒也受過真傳，脚尖一點地，身形已欺近了左恆，右手聯二指往左恆面上就點，那左恆是紋絲不動，直容金勇的指尖已到，微一幌頭，金勇的二指點空，左恆雙掌這時才暗暗從下往上合攏，金勇見左恆竟自能沉着應付，立刻以虛爲實，猝然右掌往回一撤，雙掌齊發，用十成力往左恆的華蓋穴便打，這種雙照掌也真厲害，勢子又勁又疾，掌風已然逼近，却不料左恆雙掌已翻上來，往金勇的兩臂當中一穿，嘴裏也不開着，却喊了聲：「這手也不算。」左恆的雙掌往外一分，金勇只覺着被他掌緣搭上的地方，痛澈筋骨，只想這一來非傷在處小子掌下不可，那知左恆並沒變招，把金勇的雙掌照分開，竟自猛的往回一撤招，身形斜轉，在左一個盤旋，金勇又覺得左恆武功還是嫩得多，若是趁勢發招，自己非傷在他掌下不可，氣往上一撞，勇氣又生，自己的脚下也往右斜退了兩步，見左恆也正圍過來，心說，這小子手底下似乎很有兩下子，我別上他的當，精神一提，兩下裏又欺近了，金勇橫着往前一探步，甩掌往左恆的左肋便劈

，左恆口中說了聲：「金夥計，真快！」身形往右一塌，跨虎登山式，金勇的右掌劈空，是他是故，但意誑招，掌劈空了，借着甩掌之力，一個鷄子翻身，竟自轉到左恆的背後，心說，你這還往那裏走，「嘿」的一聲，雙拳是斜劈華嶽，往左恆背上砸來，砰的一聲，雙掌打個正着，這一來金勇的苦子可吃大了，因為左恆這種功夫，是最能逞陽剛之氣，最怕陰柔的內家掌力，這時金勇雙拳往左恆背上一落，吭噹一聲，金勇的兩腕子全折，左恆覺出這小子，用的十成力，心說，這叫活該，猛然往起一振，喝聲：「去吧！」把個落雁峯舵主金勇給摔出數步，仰跌在地上，面如金紙，已疼暈過去，這一來立刻把抱月迴廊上一班輕視左恆的羣匪震住，有本幫刑堂師率領廳下一班矯健弟兄，搭過一張軟床來，方要動手往床上搭金勇，那抱月迴廊上有人喊道：「吳老師別動，金舵主雙腕已折，若是把骨環給錯大發了，就不易接了！」說話的人，是一位執堂師，口中這麼攔着，已然走下抱月迴廊。這時又由裏面走出一個少年，是在龍頭幫主身後執役的，站在迴廊的台階上，向下招呼道：「刑堂吳老師，龍頭幫主有諭，金舵主骨節已受重傷，特聘八珍接骨丹三粒，帶回刑堂，在一個時辰內須爲他接骨，醫傷不得延誤。特許金勇在總舵休養十日，趕回落雁峯効力，不得有誤。」這名執役的少年說完了話，立刻轉身退回迴廊，這裏刑堂師們已然另喝來兩名服役的匪黨，四個人各自分并着這位落雁峯的舵主，輕輕的搭過來，兩個人托着被傷的腕子，雖是這般加着小心，可是這已折的骨節那還禁得住再動，

立刻把個金勇交由昏迷中疼得慘叫了一聲，仍然暈去。那一干執役的幫匪，手脚非常敏捷，把金勇搭了出去，這裏傻小子左恆把金勇擡傷之後，竟自如無其事的只站在那裏看熱鬧，直到把金勇搭走之後，這才想到自己還得接着幹，上官老師說給自己，要惹給淮陽派講險可不能只傷一個，要動上手就得拾奪他們三個五個的，此時見把受傷的已然搭走，抬頭往抱月過廊上看了看，見掌門人和師傅全沒怪罪自己，再看一班師兄弟們，一個個全向自己含着笑，左恆越發把胆子放大了，向過廊上招呼道：「喂，我說你們還有敢下來和我招呼的沒有，有那禁打禁碰的，長的結實的下來，咱們招呼兩下子，好讓別人。」

左恆話未落聲，鳳尾幫中已然走出一人，逕向龍頭幫主面前討令，跟着翻身竟奔廊子外，一面走着，把身上的長衫甩在廊下兵刃架子上，從身邊掣出一條青絹帕，很敏捷的把辮髮包上，身形矯捷，步履輕快，來到左恆的對面，丁字步一站，一抱拳，向左恆道：「左師傅，我在下齋堂散幫分水關外巡江第九舵，姓侯名玉，方才那位落雁峯金舵主，不合輕視左師傅，不知左師傅身上有鑽練的功夫，把雙腕震折，總算左師傅手下留情，留得他的命在，我侯玉特再來拜左師傅領教領教，左師傅可要手下留情。」

左恆見這自稱掌巡江第九舵舵主侯玉的，也是個少年幫匪，看情形，也就在二十多歲，相貌穿着

，透着那麼精神矯捷，左恆道：「沒那麼些說的，動手比武，誰得手誰勝誰，和我說那些話，我全不懂，你甞亮招吧。」

巡江第九舵主侯玉微微冷笑道：「左師傅，少和我姓侯的裝瘋賣傻，左師傅，你手底下傷人時，比誰全明白，好吧，咱們拳脚下見輸贏，可是我有話在先，你不亮招，姓侯的絕不發招，姓金的上了當，我侯玉不會那麼不懂甚麼。」左恆將眼翻了翻嘆一笑道：「你這人心眼子真多，你想看我左恆使用的甚麼家數，哼！只怕你這輩子明白不了，我小子是師傅怎麼教的怎麼用，教我先動手更容易，我使換出來的招兒你自己看，我師傅告訴我。把式匠，伸手抬脚全是把式，學整套的拳脚，我沒那麼大本事，學不會。教我小子先動手，這可是你說的，我是說打就打，相好的接招！」這左恆莫看外貌那麼魯魯笨笨，這「接招」兩個字一出口，身形微往下一塌，狸貓撲鼠式，已撲到巡江第九舵舵主侯玉面前，黑虎伸腰，雙臂一抖，雙掌照巡江第九舵舵主侯玉劈胸便打，掌力既勁且疾，侯玉說聲：「來得好！」身形往後斜着一栽，成「臥看巧雲」式，右脚却用斜身登脚，照左恆的丹田就踢。這巡江九舵主侯玉雖是出身江湖道，却經過名師，一見左恆傷那金勇金舵主，傷的各別，已看出這小子功夫上有真傳，按傻小子對付他，非全栽在他手裏不可，他有橫練功夫護身，沒有尅制他的本領，白在他手裏送命。打定了主意，自己要以智取，來給本幫爭回臉面，這才奮勇下場子，一到場子，先用話把左

恆買住，要教左恆先亮招，自己好看他的拳路家數，那知左恆是另有所傳，絕不似一班師兄弟們一動手先示自己是淮陽派的門戶。敢到一發招，是既疾且快，暗合拳訣的上乘，人不動，己不動，人若動，己先動，並且他運用的是先天八式，乃是續命神醫萬柳堂苦心孤詣融合內外象的「八式」(即武林中俗稱的把式)創爲先天八式掌，並且只傳授他自己，別的弟子全不教，就因爲左恆原是蒲田少林寺監院慧善禪師的徒弟，據慧善禪師說過，本不宜收他，只爲自己和他有夙世緣無法放手，可是後來慧善禪師被福建少林寺掌教派他接掌羅漢堂，實無法帶左恆去，這才把左恆交給至友續命神醫萬柳堂，並且教他拜在萬柳堂門下，暗示萬柳堂要如何傳給他保身護命之法，萬柳堂遂竭盡方法，把左恆教成一身不同凡俗的本領，雖是他本師慧善禪師會說過，此子雖是聰慧不足，但是福厚之相，一生沒有多大災禍。雖是他本師這麼說，萬柳堂歷來就沒教他出過歸雲堡一步，今日在左恆居然能够這麼暢意的施展師門所學，自己何常不知道輸給人家丟臉，所以動上手，把師門的傳授，一點不敢含糊，隨機運用，巡江九舵主侯玉一照面，就照左恆丹田穴下毒招，這正是他已識鐵布衫的破法，左恆自己那會自己不知的短處，左腳微往外一滑，往左一擰身，已把正面避開，右臂往下一沉，照着巡江九舵主的迎面骨上就切，侯玉已知道左恆手底下有真功夫，不敢稍存輕視，身軀往左一擰，雙臂一帶，把身形一轉，右腿撤回，騰身躍開，左恆怒叱道：「相好的，你別想走了！」身形撲到，黑虎掏心，向巡江

九舵主侯玉的脊背就打，侯玉脚才着地，覺出左恆從背後襲到，右腳往外一滑，脚尖一用力，身形巧轉，已到了左恆的右側。左恆的一拳打空，右臂急切間撤回不回來，侯玉是乘勢進招，雙掌一分，右掌照左恆的右太陽穴便打。左恆見侯玉這一掌打的又是地方，嘴裏喊聲：「好小子！」往前微一俯身，把太陽穴錯開，全身由左往後一個猛翻身，「細胸巧翻雲」，「倒架金樑」，左恆這兩條鐵臂借着翻身之勢，往侯玉的右臂上擦去，侯玉雖知左恆不是弱者，萬沒料到竟有這種絕技，自己這條右臂還算撤的疾，只掃着了一些，侯玉被震出三四步去，臂上痛如刀割。傻小子這種險招破敵，一班師兄弟們個個吃驚，連掌門人鷹爪王金暗暗稱奇，想不到此子竟有這麼純的功夫，難為藹師弟怎麼教出來的，不提這裏人人贊嘆。

且說那巡江九舵主侯玉，險些傷在左恆的手中，羞憤之下，把身形展動，三次進攻，却只施展些小巧的功夫，竄高縱矮，閃展騰挪，榮東擊西，虛實莫測，這種小巧的功夫，也實非一般庸手所能應付，侯玉這一旬際進擊，仍然是只據要害地方下手，這一來，左恆也暗打了主意，知道對手的厲害，自己遂把師傅所傳的先天八式施展開，一面更留神看侯玉的發招，只要不是要害的地方，並不去接招，反倒乘機進攻，只要是不能接招的地方，才用先天八式掌去拆，兩下一排鬥，才各見出功夫來，傻小子左恆這種先天八式，是融合內外家拳宗八形八式演出來的，內含內家八式的，貓竄，狗閃，兔滾



竄來，大喝：「姓左的，竟敢連下毒手，傷我鳳尾幫兩家幫主，我倒要向左師傅領教領教你這淮陽派門下重手傷人的功夫！」

從抱月迴廊竄出這人乃是巡江總舵洪玉濤，這洪玉乃是他的義子，平日極其鍾愛，此時見傷在左恆的手中，口中已噴出血來，性命難保，情急之下，也沒向幫頭主座討令，竟自竄出來。洪玉濤雖也是老江湖，此舉頗嫌冒失。在他這一呼喝，傻小子雖是已經坐在地上頭暈目眩，可是。耳中已聽到了洪玉濤的喝叱，從丹田一振氣，兩眼睜開，心想我淮陽派中有甯死不辱的信條，人家叫陣，我不能栽了，但是此時這一強自起立，更覺得頭重腳輕，身形沒站穩，方要開口答話，突然疾若颶風，有一人以燕子飛雲縱的輕功絕技從抱月迴廊的座上竄出來，落到左恆的面前，身形未着地，已然喝聲：「蠢子，不許說話！」左恆已聽出是師傅萬柳堂到了面前，左恆竟把要說的話嚥住，這時雙肩已被師傅抓住，續命神醫萬柳堂復喝聲：「坐下去，不要命了麼」？左恆雖則兩眼迷離，但是心裏明白，可是自己就是不聽師傅的話也不成了，被萬柳堂抓着雙肩，給放在地上。萬柳堂匆遽間看了看左恆的腦後，從懷中掏出一只藥瓶子，倒出三粒丹砂來，塞在左恆口中，說了聲：「不要說話，把它嚥下去。」又從「任」「督」兩脈上以推拿過宮的手術引血下行。這時那抱月迴廊上已然有兩位執堂師下去，更率領一班執役的匪黨們抬過兩架軟床來，一位執堂師過來向萬柳堂打招呼，說是奉龍頭幫主的壇諭，兩



下受傷的人，全由本場負責治療。另一個執掌師帥向那巡江總舵洪玉濤，傳諭：「兩下動手受傷，乃是極平常的事，洪舵主沒主座請示，竟自下場子再淮陽派叫陣，既嫌失禮，又犯規矩，趕緊退下。」這一切事全在同時，續命神醫萬柳堂知道左恆業已無妨，一面向迴廊上司徒謙等一點手，一面向執堂師點點頭道：「謝幫主的盛意，小徒已經無妨，責幫的侯舵主的傷勢過重，別教他們動，只要一移動，當時准斃命，萬某略明療傷保命之法，願代效勞，請老師傅們，教他們取一碗水來」，說到這裏一回頭，見那巡江總舵主洪玉濤，惡狼轉身要回抱月迴廊，續命神醫萬柳堂冷笑着說道：「洪舵主暫請歸座，他們兩人的事，萬某回頭，自有交待。」

萬柳堂說了這兩句話，也不再理洪玉濤。這時司徒謙等已過來，萬柳堂道：「把左恆架到廊子裏，教他靜坐半個時辰就行了。只不許他隨意行動。」司徒謙等答應着，把左恆架了進去。這裏續命神醫萬柳堂奔到侯玉身旁，見侯玉面如白紙奄奄一息，傷勢之重，已達到極危險的地步。這時匪黨中執役的已把熱水取來，所有一旁侍立的匪黨，無不緊皺眉頭，認爲這種傷勢，到了這種地步，只怕沒有多大指望了。

續命神醫萬柳堂先摸了摸侯玉的脈息，然後把衣服解開看了看傷處，見肋骨已折，自己也不禁皺了皺眉頭，遂從囊中把自己在乾山歸雲堡配製金瘡鐵扇散拿出來，這時巡江九舵主侯玉的牙關已緊，

又是在把式場子裏，手底下用甚麼全不便，萬柳堂遂用右手把侯玉的下頰托住，用左手輕輕把兩頰的骨槽給揉了揉，右手輕輕一托，把下頰給解下來，口自行張開，萬柳堂以敏捷的手法，把藥瓶子口送到侯玉口邊，把金瘡藥膏散倒在口內，跟着把匪黨們送來的藥水給倒在口中，趕緊把骨槽給合上，這時有鳳尾幫掌刑堂老師海島吳青，從刑堂料理完斷眉石老么的回來，知道本幫連着兩位舵王受傷，自己趕緊帶着兩位醫傷的能手趕到，見本幫的受傷人，竟由淮陽派萬柳堂當場醫治，自己深為不快。遂向前打着招呼道：「敝幫侯舵主當場受傷，這是他武功不到，學藝不精，不度德不量力，咎由自取，應由本幫自行治療，怎倒勞動起萬老師來，還是把他交給我們帶走，自己治療吧。」

續命神醫萬柳堂微微一笑道：「吳老師，不要以為萬某多毒，萬某是以人命為重，此時沒存着敵我之分，因為侯舵主被小徒重手所傷，只要稍一耽擱，再容他噴出第二口血，就是有續命的金丹也無能為力，現在我已給他服下藥去，少時請吳老師把他帶走，把他安置在穩妥的地方，再給他把接骨丹服下去，用手術把肋骨給合上，必須靜養四十九日才能復原，萬某不才，略懂得一點醫術，在吳老師面前，可稱得是班門弄斧，不過念在江湖的道義，和練武的不容易，才敢這麼冒昧，望吳老師還要多担待吧！」

海島吳青先前還知不清楚那侯玉的傷多重，只知道受重傷，所以一來到見由敵人代庖，覺着有礙

鳳尾幫的面子，此時已看出侯玉的傷勢已經生死須臾，萬柳堂的話，竟聽得軟中有剛，不由鬧了個面紅耳赤，萬柳堂此時更不願聽他再說甚麼，跟着說道：「吳老師，我萬柳堂是以救命的心來救人，信也罷，不信也罷，請你趕緊把侯舵主帶走吧。」說到這裏，更不容幫匪們動手，自己一俯身，兩臂一伸，右手向侯玉的項後，左手向侯玉的兩腿下，輕輕把侯玉給托起，喝令担架軟床的匪黨把軟床抬起，萬柳堂這才把侯玉輕輕給放在了軟床上，這一來受傷的除了頭脚略動外，中盤絲毫沒受震動，刑堂師海鳥吳青又是慚愧，又是折服，續命神醫萬柳堂向囊中又取出一劑接骨丹，交給海鳥吳青，只說了聲：「請吳老師照萬某所說去醫治，侯舵主儘還保得命在。」說罷轉身逕回抱月迴廊。這時天鳳堂香主歐陽尙毅已然奉命降階相迎，回到抱月迴廊上，龍頭幫主天南逸叟武維揚也站起來，抱拳拱手道：「萬老師，以武林道義來投敬壇下，教武某感謝不盡了，萬老師的醫術通神，尤令武某五衷欽佩，萬老師太辛苦了！」

續命神醫萬柳堂並不落坐，只站在自己的坐位前，向武維揚道：「武幫主不要過獎，萬某略明醫術，所以不嫌冒昧的來代貴幫刑堂老師們代庖，不見責諱萬某多事，已是貴幫老師們寬洪大量，那還當武幫主的感謝二字，方才那位老師傳下場子要和已受傷的劣徒較量的，恕我萬柳堂眼拙，不知他職掌那一壇，貴姓高名，請武幫主給指引指引，萬某有兩句話要向他請教。」

天鳳堂香主歐陽尙毅，知道這位乾山萬柳堂，不肯放過方才巡江主舵淨江王洪玉濤那個話，知道這位續命神醫萬柳堂，實不是易與之流，遂不等龍頭幫主答話，忙代答道：「萬老師，方才犯壇規下場子失禮的，是敝幫巡江主舵洪玉濤舵主，方才受傷的侯玉是洪玉濤的義子，見他義子受傷過重，性命不保，愛子情深，才有那種冒昧舉動，萬老師還要加以原諒才是。」

萬柳堂忙答道：「歐陽香主，說那裏話來，萬某焉敢對貴幫老師們加以責難，不過萬某的舉動，也一時的冒昧失禮，所以才要向洪舵主解釋幾句話，歐陽香主請放心吧。」萬柳堂說話間，目光一瞬，已看到了那巡江主舵洪玉濤坐在第十一座，遂向他拱手道：「洪舵主，萬某有幾句話要向洪舵主前伸說，請洪舵主要原諒我萬柳堂的冒昧。」

淨江王洪玉濤已被幫主的申叱，忿忿不平的坐在那裏，明是看着義子侯玉，生死莫卜，可是限於壇規，竟不敢隨意出去察看。此時聽到萬柳堂向自己說話，遂怒目相示的答道：「萬老師，有甚麼高論，自管賜教，洪某洗耳恭聽。」

續命神醫萬柳堂答道：「洪老師，我們全是練武的，應該知道，武術固然能防身禦侮，可也正是殺人的利器。只要動手發招，就不易得到兩全，這次敝幫派來到十二連環場，踐約赴會，不得已，兩下裏要以武功來印證印證所學。只是動上手難免失手收招不住，拳脚下傷人，不過在座的全是久歷江

湖的武林前輩，眼裏頭全看的清楚，動手失招，或是心存惡念，小徒與費幫金舵主，侯舵主動手的情形，衆目之下，諒還瞞不過大家去。我淮陽派門下，絕不準弟子們任意傷人，小徒身上，雖是有鐵布衫的功夫，也絕沒敢遽然炫露，可是金舵主一照面就往致命處下手，致使小徒不能不加以反擊，趕到那位侯舵主動手時，既已深知小徒有橫練的功夫，却只揀那不能接受掌力的地方下手，以他兩人而論，既無深仇又無宿怨，侯舵主邊施辣手，要把小徒當場致之死地，小徒在已遭他毒手之下，才以最後餘力，把侯舵主打成重傷，這件事以洪舵主的武功經驗不會看不明白，侯舵主那一掌要是打實了，不僅萬某十幾年辛勞毀於他一掌下，只怕小徒此時早已廢命，這種動手情形，在他兩人還可以說是，一時意氣用事，而在洪舵主則身在武幫主領導之下，又拿着巡江十二舵，竟要和已受重傷的小徒，作決死的較量，未免失當，萬某話已說明，洪舵主若是心有未甘。我萬柳堂身為左恆的師傅，願代劣徒受責，洪舵主肯賜教麼？」

這位巡江總舵主洪玉滯，被萬柳堂這番話，問得臉上一紅，跟着說道：「萬老師既然認爲洪某的措置失當，洪某亦不便置辯，萬老師要是肯賜教的話，洪某奉陪。」說着話，就要出來向幫主討令。這時有鳳尾幫的來賓，黑煞手方冲站起說道：「萬老師的話，未免有些不合的地方，我們既知道武術是殺人的利器，那伸手過招，手底下能够取捨自如，收放如意，那得武功練到爐火純青的，才敢

那麼講。像他們已下場子的，諒還談不到這種境地，那懸候舵主掌傷令徒的要害，也是偶然的事，我們還加以心存惡念四字，未免近於苛責，要是這麼說下去，那就未免教別人不好再下場子比較了，方某久仰萬老師的威名，三十六路擒拿手與貴派掌門人齊名，方某要趁今日的機會，在萬老師前領教領教。」

萬柳堂尚未答話，雙環簪逢東活報應上官雲彤一聲狂笑道：「萬老師這是你徒弟招出來的禍，你接着吧，你徒弟有積練的功夫，人家方老師有黑煞手，專打十三太保積練的陰柔掌法，這可沒有別人的事，徒弟惹出來，師傅去搨，好在你受了掌傷，自己有好藥去治，用不着我們替你耽心了！」上官雲彤這幾句話，一半是向萬柳堂打招呼，教他提防着此人的陰手黑煞掌厲害，一半是給兩人扣實了，誰也不能再說了不算，黑煞手方冲却惡狠狠瞪了上官雲彤一眼，萬柳堂欣然說道：「萬某此來原為是多認識幾位武林名家，這是求之不得的事，方老師咱就下場子談談手，教萬某也見識見識方老師的掌力。」

黑煞手方冲說了個「好」字，立刻從座中走出來，向天南逸與武維揚一抱拳道：「武幫主，方某不才，願在萬老師前領教，武幫主可許方某在貴場獻醜？」

天南逸與武維揚忙站起答禮道：「方老師肯賞臉在敝場一顯身手，這是長難得的事。武某願方老

師萬堡主各以絕技令武某一開眼界，方老師誇吧。」

續命神醫萬柳堂也向掌門人鷹爪王施禮道：「師兄，小弟到場子裏和這位技擊名家領教幾招，小弟武功淺薄，說不定就許貽門戶之羞，師兄還得給我接後場。」鷹爪王含笑答道：「萬師弟太客氣了，我們只抱定以武會友，點到為止就是了。」續命神醫萬柳堂復向活報應上官雲彤等一抱拳道：「萬某有僭了。」復向黑煞手方冲道：「方老師請。」這才一同走向場中。這兩位全是江湖上成名的人物，這一下場子，羣雄十分注意，萬柳堂却緊走了兩步，往下垂首背南面北一站，黑煞手方冲見人家已然走在自己頭裏，只得往北面一站，向續命神醫萬柳堂道：「萬老師太客氣了，那麼萬老師請賜招吧。」

續命神醫萬柳堂說了聲：「恭敬不如從命，方老師請。」萬柳堂一抱拳，立刻按本門行拳立門戶的規矩，兩手先往下一垂，脚下步眼一動，兩脚微錯，成了不了不八式，左足在前，右足在後，兩臂往上一圈，左掌當胸，右掌抵臍，吸腹挺胸，三尖相照，氣靜神甯，固若磐石。湖南黑煞手方冲以內家劈掛掌立式進招，揉身而進，口中却說了聲：「萬老師恕方某無禮了！」發話時却是左脚在前，右腳在後，相隔尚有兩步，猛然右脚尖往前一上步，身形往起一長，右掌駢食中二指，「仙人指路」往萬柳堂的面門便點。萬柳堂沉機應變，以靜制動，容到黑煞手方冲的掌遮滿了，下身不動，微一甩左肩左

掌往上一翻，「撥雲見日」也是駢食中二指，我方沖的脈門。黑煞手方沖化實爲虛，右掌往回一撤，左腳往前一換步，身形往下一殺，左掌用「葉底藏花」照萬柳堂丹田劈去，這一掌既勁且疾，掌上挾着勁風。

續命神醫萬柳堂既已知道此人掌上有功夫，見他這一掌打來的厲害，不肯驟然接他的正鋒，多一番慎重以防萬一，左腳往外一滑，身形已帶過來，用右掌往黑煞手方沖的脈門上便切，手法迅捷異常。黑煞手方沖，一掌劈空，見萬柳堂的掌到，反倒把上盤往前一欺，左掌翻陰手，用掌緣往外一掛萬柳堂的腕子，右掌已同時以「烏龍出洞」照萬柳堂的肋上擊來。萬柳堂已運用十段錦的掌法，要試一試這馳名湖南的黑煞手方沖掌上究有多大力？往下一殺腰，脚下用「連枝步」，把身形微撤，以倒架「鐵門門」往外一封，萬柳堂已經氣貫丹田，經於肩膊，不過可沒敢用十成力，只用了七成力，只覺得自己右肩一震，一個剪步，借力使力，退出六七尺去。那黑煞手方沖也被震得橫竄出數步去，方才收住勢。兩下裏各自心裏明白，全知道對手實是勁敵，二次進身還招，續命神醫萬柳堂把拳招施展，暗中運用點穴手，剋制他這種掌力。萬柳堂這種長衫短履，趕到一展開身手，畢竟不同。靜如山岳，動若驚鴻，擒，拿，封，閉，挑，格，遮，擋，起，纏，吞，吐，斜，閃，撤，讓，把十段錦的拳訣運用得出神入化。黑煞手方沖，雖是拔拳名家，只是在黑煞掌上下過十二年的純功夫，只要被他一掌印



實了，皮肉不傷，能當時致死，可是對於爭功變化比這這位乾山萬柳堂來，可就差大了火候了。續命神醫萬柳堂這種拳鋒身手，施展開算是矯若神龍遊空，快似沉雷擊地，吞吐撤放，進步抽身，兩下裏連拆了十餘招，續命神醫萬柳堂看出這黑煞手方冲，用的是死功夫，他這種重手法，只能打人於猝不及防和武功淺，火候嫩的，要想傷自己還不那麼容易，只是此時方冲已經有些動了真火，覺出他把中元之氣，已全貫到兩臂上，要下毒手傷自己，萬柳堂暗嘆方冲已犯了拳家大忌，精華不能斂，暴力外宣，還能取勝麼？

只是萬柳堂念在武術家的成名不易，不願教他毀在自己手裏，這時見黑煞手方冲正用了招「雙推手」，用足了掌力向萬柳堂便擊，黑煞手方冲右掌略高，正奔萬柳堂左乳上「膈窗穴」，左掌略低，正奔萬柳堂的右乳下「幽門穴」，黑煞手方冲安心要傷萬柳堂，掌力已用了十成力。萬柳堂見雙掌已到，已覺出方冲的掌鋒勁疾，猛然雙掌一合，左腳往上一提，「金鷄獨立」，「童子拜佛」式，往上一穿，可是並沒往外分方冲的雙掌，變實爲虛，雙掌往下一沉，一斜身，左掌往外一穿，身隨掌走，捷若飄風，已到了黑煞手方冲的背後，掌風迅疾，只往黑煞手方冲的脊背上「靈台穴」一按，忙縱身一躍，口中說了聲：「方老師，萬某承讓了！」

黑煞手方冲只覺得脊背已着了人家的暗算，覺得心頭剛一發熱，立刻又回復了平常，以黑煞手方

冲也是成名的武師，這種情形下，應該知難而退。可是當時方冲，竟自有些惱羞成怒，覺得自己這麼退下去，有何面目再在河南立足，這時見萬柳堂已然縱出丈餘遠去，遂把拳勢一收，抱拳說道：「萬老師實在高明，不過拳腳上，已然甘拜下風，我久仰萬老師的劍術神奇，趁今日難得的機會，我要領教幾招，萬老師還肯賜教麼？」

續命神醫萬柳堂十分不快，暗道你還是自取其辱，非教我萬柳堂作出無情之舉來不可了，遂冷笑說道：「方老師，怎麼還要在兵刃上較量一下，其實拳術上已見高明，足使萬某拜服，別的也就不必了。」黑煞手方冲的臉一紅，憤聲說道：「萬老師，我們動手的情形，當着這麼些武術名家的眼底下，看的清清楚楚，我方冲已然輸招，萬老師何必再以言辭譏諷，使我方冲無地自容，方某不在兵刃上領教領教，我不肯甘心，可是我還得把醜話說在頭裏，我這粗野的把式匠，還不會使用細緻兵器，我只在大竿子上下過幾年功夫，手底下還使換的熟，萬老師要是認爲我這種器械不值一顧，那我也就不便勉強了。」

續命神醫萬柳堂一聽黑煞手方冲竟用大竿子來和自己較量，大竿子爲百兵刃之祖，自己用劍術和他過招，只在兵刃上已受他剋制，兵刃上固然是一寸長，一寸強，一寸短，一寸險，究竟是短兵刃吃着虧，江湖道上凡是用大竿子的主兒，多半是有獨到的功夫，就因爲這種兵器太笨，不便攜帶，所以

輕易見不着使用的。萬柳堂聽他用話把自己買住，盼着說出，怕他這種兵器，竟算罷手。自己不便再和他客氣，微微一笑道：「方老師肯以大竿子賜教，萬某倒不便有挑盛情，方老師在大竿子上定有獨到的功夫，萬某倒要請方老師賜教了！」說到這裏，向廊子裏的賈斌一點手，賈斌給師傅撐着地煞潛龍劍，見師傅向自己點手，就知是要劍用，忙走出掩月迴廊，黑煞手方冲也向侍立在迴廊前執役的匪黨們道：「請你把架子上的頭號大竿子，借某一用。」執役的匪黨答應一聲，遂從第一座兵刃架子上，把潑潑大竿子拿下來。這根大竿子的顏色已作殷紅色，通體筆直，全身油亮，頗可以看出有人在這條竿子上，下過多年的功夫。執役的匪黨，把大竿子放在了黑煞手方冲的面前，歸雲堡的門弟子賈斌，也同時來到萬柳堂面前道：「弟子伺候師傅。」萬柳堂只微點了點頭，可是還不肯還自亮劍，賈斌也不敢多問，恭立一旁。

黑煞手方冲見萬柳堂還在候着自己，遂不再客氣，說了聲：「萬老師，請亮劍吧。」說着用右腳一捻大竿子鑽，用脚尖把大竿子後把一挑，大竿子後把騰起，用右手把大竿子鑽在手中往起一用力，竟把大竿子端平了，大竿子梢紋絲不動。黑煞手方冲背着身子往後連退出五步去，身形雖是倒退着，單掌平端着的大竿子仍是筆直水平，眼前已亮開了鑿子，黑煞手方冲，這才把右臂往下一沉，大竿子梢一點地，左掌往大竿子中把一搭，說了聲：「萬老師，方某這裏候教了！」黑煞手方冲這一亮式

，是行家眼裏全看出他這大竿子上，真有獨到的功夫，千斤不壓梢，就憑腕子上的力量，能把這條頭號大竿子端平了，沒有純功夫，沒有真力量，練不到這樣火候。

## 第二二五章 勁敵當前萬柳堂初試地煞劍

續命神醫也看出黑煞手方冲這條竿子上確不平凡，不過自己還沒把他放在心上，此時聽到他一個自己愛兵刃，遂向弟子賈斌一點手，賈斌一側右肩，萬柳堂伸手一軋劍柄，拇指一軋啞吧簧，鏗的一聲寶劍出鞘，聲若龍吟，劍身上帶着藍汪汪一縷寒光，賈斌容得師傅把劍撤出去，趕緊退了下去。萬柳堂先把地煞潛龍劍交到左手，倒提着劍鞘，轉身來向黑煞手方冲拱手道：「方老師，大竿子上毋須運用關，只一伸手已足見功夫，萬某只怕接不下來，方老師你得放着點。」

黑煞手方冲一見續命神醫萬柳堂一亮劍，把自己急的面紅耳赤，頭上的筋全暴起，心想：這才是該着自己栽跟頭現世，自己就沒聽說過乾山歸雲堡的萬柳堂收藏着寶刃，自己眼力雖不怎麼高明，但是從他劍身出鞘時帶出來的龍吟之聲，和劍身所發的射目光芒，分明足以削鋼截鐵，自己這條大竿子縱有些獨到的功夫，也禁不得他這口寶刃的接架，遂冷笑了聲道：「萬老師，這我可得把醜話說在頭裏，我沒想到萬老師還有這麼口江湖上不易見的寶刃，這條大竿子定要斷送在萬老師的寶刃下，人家

使用熟了的傢伙，我給人家毀了太說不下去，好在方某還有一條，和武醫主這條竿子不差上下，我先和主人招呼一聲，咱們再比劃吧。」說着就要向抱月迴廊上發話。

續命神醫萬柳堂哈哈一笑道：「方老師不用費事，萬某不才，還不敢那麼不講江湖道義，不憑本領，以器械取巧，方老師的眼力真高，不錯，這倒是一口寶刃，可是萬某有志願，不遇到天人共棄的惡人絕不借寶刃之力取勝，方老師你放心吧！」黑煞手方冲說了聲：「這麼說，方某承讓了！萬老師請！」說到這，右手的後把往後一帶，左手一合前把，身形往下一塌，右腳已跟着撤回半步來，掌中一用力，一擰竿子，竿子梢一顫，嘩嘩嘖嘖成桌面大的圈子，跟着左翻，右翻，連擰了三把，方冲這一亮招，是真見出功夫來，只憑這一手，氣不達四梢，兩臂沒有五百斤力量的休想把大竿子運用活了，這時黑煞手方冲步眼已移動開，續命神醫萬柳堂也過劍招展開，右手蜃食中二指，拇指，無名指，小指，緊扣掌心，成劍訣式，左手倒提地煞潛龍劍往懷中一圈，右手劍訣抬到眉際，指尖齊到眉梢，右足往上一提成「金鷄獨立」式，眼着往下一塌腰，蹣着的右足先微一站地，隨着一長身，右足向左踢出，劍換到右手，左手插劍訣，一領劍，從左往右，劍光向下翻了一個圓週，劍從頭上翻到左肩，劍尖向下一塌式，「虹霞貫日」只這一開招，就與眾不同。更兼續命神醫萬柳堂骨格清奇，又是長衫便履，地煞潛龍劍身上寒光耀目，如一泓秋水，人，劍，式，全有出塵之格，黑煞手方冲也似生龍

活虎般，把步眼活開，斜壓着大竿子往右盤旋，萬柳堂「舉火燒天」式，劍尖往上一舉，說了聲：「方老師，請進招。」隨着往左一斜身，右手劍，劍尖向右往下一沉「跨虎登山」式，往左盤下來，那黑煞手方冲往右盤了半週，往左一回身，踏中宮直進，還奔萬柳堂，萬柳堂也正圓回來，黑煞手方冲够上尺寸，兩把一翻，竿梢一頓，嘩嘩的又是一個圈子，前後把微往左一擰，「烏龍過洞」，大竿子稍奔萬柳堂的胸前便點，萬柳堂劍走朝巖，用左手劍訣的二指往大竿子梢上一點，掌中劍往前一點，「玉女投梭」式，身隨劍走，往裏欺進身來。黑煞手方冲見萬柳堂一照面就往裏進招，運用大竿子最忌敵人欺進來，黑煞手方冲這條大竿子也真運用的靈活，右脚一撤步，後把往後一帶，一轉身，大竿子倒甩過來，「金鑽倒提爐」大竿子鑽往萬柳堂的小腹便點，這一手運用的身上，步眼，大竿子上，靈，活，勁，疾，萬柳堂只把左脚往左滑了半步，地煞潛龍劍劍尖往下一沉，右足一提，「白鶴亮翅」，地煞劍向大竿子後把一撩，萬柳堂是言行如一，說到那兒作到那兒，絕不用劍鋒削他的竿子，却用劍身把大竿子盪開。身形往前一塌，右足尖一點地，已騰身躍到了黑煞手方冲的背後，劍鋒往外一展，「海燕掠波」，劍尖向黑煞手方冲的右臂上便挑，方冲正是半斜着身子，見萬柳堂劍招已到，趁勢往前一塌身，左脚尖暗中用力，右臂用足了力量前壓大竿子的後把，身形矮着，隨着甩竿子的力量一個盤旋，「旋身盤打」大竿子隨後半截捲着勁，奔萬柳堂的左肋打來，續命神醫萬柳堂劍已點

空，大竿子勢猛，不能用劍封，只用左脚尖一點地，翻若鷲鴻，向右縱出丈餘來，好個黑煞手方冲，手底下也真够厲害的！見救命神醫萬柳堂身形真快，自己也破出死命去要和他一決雌雄，盤打的勢子，竟沒容撤足了，硬憑腦子的力量，把餘勢猛然收住，左手的前把猛然往上一提一帶，右手後把已鑽到大竿子鑽，左手一送一撤，大竿子已直立起來，右脚一止步，右臂往外一送，借靠力，虎口力，往外一擺，這條大竿子直向萬柳堂砸去，這一手在大竿子上名叫「劈竿兒」，萬柳堂身形走出去，背後大竿子的風聲又到，萬柳堂暗喝聲：好！你真看我這輕兵刃不敢接你這重兵刃麼！左腳往右一點，身形半轉，右手地煞劍往上一舉，「舉火燒天」式，黑煞手方冲的大竿子前半截已砸下來，萬柳堂潛運臂力，劍身扁着往大竿子上一搭，借力使力，往下一壓一震，吧嘍嘍，黑煞手方冲的大竿子完全劈在地上，這種力量，竟把地上的砂石濺起，把地面震了數寸寬二三寸深的一條溝，黑煞手方冲的虎口又熱又麻，還算方冲內力充，功夫純，換在別人，大竿子非出手不可。好個黑煞手方冲，此時已作困獸之鬥，已把死生置之度外，竟把自己十幾年大竿子上的功夫盡數施展開，這條笨重的竿子，在方冲方冲掌中運用開，伸縮自如，進退如意，劍，拿，崩，拔，壓，劈，砸，蓋，挑，扎，大竿子「點」，（大竿子的訣要，名叫竿子點，劍的訣要，則曰劍訣，）運用的滿見出真功夫來，身形步眼如生龍活虎一般。

續命神醫萬柳堂劍震大竿子之下，見方冲居然沒把竿子出手，可是在較量功夫上說，方冲就得認輸招，可是黑煞手方冲反倒把一身的本領施展開，和自己相拚，萬柳堂此時又愛他這條大竿子上確有獨到的功夫，獨到的火候，在江湖道中這種身手實不多見！又恨他不知進退，已然輸招，正可藉勢收蓬，尚可保得江湖道上的威名，不至一敗塗地，你這麼擠碌我萬柳堂，我只有給你點顏色看！教你也嘗嘗萬柳堂三十六手天罡劍是怎麼個厲害！萬柳堂劍神合一，把招術施展開，點，崩，截，挑，刺，扎，劍身上的青光，如飛電流星，身形劍式，夭矯若蒼龍，進招時，如迅雷下擊，抽身時如鷲鴻一瞥，靜如山嶽，動若江河，這兩人在場子中這一撤開勢，抱月迴廊上三派的羣雄，全神貫在兩人身上。兩下裏又走了六七招，萬柳堂暗想：我若和你儘自纏戰，有損我淮陽派的威名，我萬柳堂可要對不住你了！這時黑煞手方冲也覺出工夫一大，自己非輸不可，萬柳堂已要欺近身來，自己不用絕招，只怕不易逃出他劍下，往後一個倒縱，退出六七尺去，已然亮開勢子。黑煞手方冲，把精神一振，一抖竿子「金鷄亂點頭」往萬柳堂的面門便點，萬柳堂身往左一斜，「推窗望月」式，地煞劍往外一封，黑煞手方冲本是誑招，勢子來的疾，撤的疾，往左一縱身，兩把一用力，把條大竿子顫動，斜着向萬柳堂右肩便砸，這一手是連環三手，名爲「狸貓三掃鼠」，他是先奔右肩，只要你避開，往右一縱身，又翻左肩，跟着往左再一回步，復取中鋒，連環三手，續命神醫萬柳堂劍走輕靈，用「倒栽柳」拆開



右肩，這一竿子，一個「黃龍倒翻身」，劍扁着往外一崩，左邊這一招，見他第三招又到身形往起一聳，已憑空拔起七八尺來，好個黑煞手方冲，前托一撒，右臂往外一送，大竿子，「烏龍穿塔」，萬柳堂身軀凌空，毫無憑藉，黑煞手方冲，大竿子又有那麼純的功夫，所有抱月迴廊上的幫匪，全認爲萬柳堂非傷在黑煞手方冲大竿子下不可，那知萬柳堂的武功已達爐火純青，身形發起，見黑煞手方冲的大竿子施展絕招「烏龍穿塔」，勢如潛龍升天，迅捷異常，萬柳堂憑四十餘年的內家鍛鍊的純陽之氣，身形已往下沉的，竟自往起一甩劍，把身形又拔起一尺來，就這樣大竿子尖已點到胸前，好個萬柳堂「腕底翻雲」地煞潛龍劍劍身一翻，劍尖往下一沉，蹭的一聲，劍往外一展，往大竿子上一壓，只憑這一點力量，萬柳堂身形已如海燕掠波，落到黑煞手方冲的面前，她煞潛龍劍已向方冲的右臂上一搭，口中却說：「方老師好厲害的烏龍穿塔！」

黑煞手方冲此時一條右臂已完全交給人家，自己再想還招，這條胳膊，非傷在他劍下不可，右臂一沉，手掌一鬆，吧噠噠大竿子扔在地上，往後倒退一步，鐵青着面色向萬柳堂一抱拳道：「萬老師，我方冲甘拜下風，咱們江湖道上，後會有期。」說到這復回頭向抱月迴廊上一抱拳道：「武督主和衆位老師傅，我方冲學藝不精，栽在人家手內，無面目再在衆位老師傅面前停留，恕方冲失禮，我這裏告辭了。」說到這也不再等武維揚等答話，一撥頭騰騰的向淨業山莊外走去。天南逸叟武維揚在迴

廊中見方冲竟自含羞遁去，遂向歐陽尙毅道：「勝敗是練武的常有的事，方老師竟這麼沒有涵養，火氣太盛了，只是他這麼出去，那會出的了十二連環塢，賢弟快傳令執堂送他出場！」歐陽尙毅答應了聲，立刻喚過一名執堂師，遞給他一面竹符，趕緊追了那黑煞手方冲去，萬柳堂見方冲含羞負氣而去，自己倒覺好笑，自己方要轉身回到廊子裏，那淨江王洪玉濤此時再難忍下去，匆匆離座而起，向天南逸叟武維揚一躬身道：「弟子願去和萬老師領教領教。」武幫主點點頭道：「你要小心，不可輕敵，」這時萬柳堂已經走向來，淨江王洪玉濤搶步出了抱月迴廊，說聲：「萬老師不要歸座，我洪玉濤也要瞻仰瞻仰你的劍術，」萬柳堂見洪玉濤居然趕上來和自己較量，心說，我正還憐着你這無禮的匹夫，萬柳堂方要答話，忽從迴廊中走出一人，高聲招呼道：「萬堡主，你做息歇息，待我來會這位洪舵主。」萬柳堂見發話的是北路鏢頭蔣恩波，萬柳堂對於這位老鏢師出來雖不以爲然，但因爲人家是助拳的朋友，既已出場，那好拂了人家的盛意。遂用右掌往左手倒提的劍鑽上一搭，說道：「蔣老師要試試身手，很好，老師傳請吧。」隨又向淨江王洪玉濤道：「洪舵主，現在有蔣老鏢頭要和尊駕一會，萬柳堂少時再來請教。」萬柳堂說罷，不再和他答話，逕回抱月迴廊，門弟子司徒謙已趕過來把地煞潛龍劍接過去，還入劍鞘。

淨江王洪玉濤見這姓蔣的突如其來，把護命符醫萬柳堂替回去，自己十分不高，悻悻向蔣恩波道

：「我洪玉濤正要領教萬堡主的劍術，這位老師竟自把萬堡主換回去，教我洪玉濤好生失望，這位老師貴姓大名，要怎樣賜教，我洪玉濤願聞！」

北路鏢頭蔣恩波冷笑答道：「在下身入鏢行，不過是一名小卒，在北五省鏢行混飯吃，姓蔣名恩波，洪舵主你倒不用失望，萬堡主的劍術要是沒有出奇制勝的本領，名震江南的黑煞手方老師也不會把一世英名全扔在十二連環塢，洪舵主你不用失望，萬堡主的劍術總會教尊駕會的上，我蔣恩波先給換換口味，有幾手刀法，在洪舵主你面前討教，洪舵主你肯賜教麼？」蔣恩波一上來毫不客氣的就主張亮兵刃，也是憤而出此，因為洪玉濤頗有藐視自己之意，這才索性就以生死來和他一拚。

淨江王洪玉濤忙答道：「蔣鏢頭肯以刀法賜教，洪某願從尊命，蔣鏢頭可有兵刃麼？」蔣恩波答了個「有」字，向迴廊中小弟兄甘忠一點手，甘忠替蔣鏢頭提着兵刃，趕緊送過來。洪玉濤一看蔣鏢頭竟使用一口九耳八環大砍刀，這口刀份量極沉，純鋼打造，刀身雪亮刀背足有四分厚，八個鋼環，稍一震動，嘩楞的作響，蔣恩波九耳八環大砍刀接在手中，甘忠退去。蔣恩波道：「洪舵主請你亮兵刃吧。」淨江王洪玉濤遂走到兵刃架上撤下一對判官筆來，蔣恩波不由暗自一驚！十二連環塢的幫匪真未可輕視，這裏邊儘有能手，使用判官雙筆的多半蠻的穴道，我倒要提防一二，洪玉濤來到蔣鏢頭的對面一站，把判官雙筆合在左手中往後退出三步去，雙臂一圈，說了聲：「蔣鏢頭請！」蔣恩波也

把九耳八環刀往左臂上一抱，右手往左手扣着的刀鑽上一搭，答了個「請」字，往下一塌腰，一斜身，已把九耳八環刀換到右手，左手換掌式往外一推，刀鑽擊下，脚尖找地，往左圍過來，看關定勢。那淨江王洪玉濤也把雙筆分在兩掌，雙筆往右一壓，斜身錯步也是對面往左圍，兩下裏相對着往左各圍了半週，洪玉濤猛然往下一轉身，身形輕快無聲，已縱到蔣恩波的面前，口中噓了聲：「蔣鏗頭接招！」雙筆猛然掄起，擡頭蓋頂就砸。蔣鏗頭九耳八環刀嘩楞的鋼環一振，「擋架金橋」，刀鋒往上一翻，硬找洪玉濤的判官雙筆，洪玉濤雙筆一撤，倏的從中盤又遞進來，猛往蔣鏗頭的雙乳上便點，蔣鏗頭往右一上步，左脚一提，成「金鷄獨立」式，刀往下一沉，往雙筆上便砸。洪玉濤疾往回一撤招，蔣鏗頭九耳八環刀順勢刀鋒往外一展，「大鵬展翅」嘩楞楞，刀頭猛斬洪玉濤的左膀，洪玉濤縱身閃避，把判官雙筆的招術施展開，點，打，崩，扎，封，攔，截，壓，進退靈滑，虛實莫測，蔣老鏗頭也施展開五虎斷門刀，崩，扎，窩，挑，刺，砍，劈，剝，這口九耳八環刀在北五省也算創出「萬」來的，確實有獨到之處，這口刀施展開恰似生龍活虎。不過淨江王洪玉濤也是這十二連環場中有數的人物，武功得自真傳，這對判官雙筆，實有神出鬼沒之能，兩下裏走到十幾個照面，蔣老鏗頭用了手「盤手刺扎」刀須往洪玉濤的小腹裏插，洪玉濤往右一擰身，左手判官筆往下一壓九耳八環刀，右手判官筆已回胸前點到。蔣鏗頭他原以中刀往外一擰洪玉濤左手的判官筆，往回一擰九耳八環刀，往上

一擦，還把他右手判官筆給磕出去，那知洪玉濤正是誘招，容得鏢頭把刀擦上去，門戶已無法封欄，右手的判官筆，猛往回一撤，左手筆也圈回來，一吞一吐，右手判官筆直取華蓋，左手筆直取丹田。這對判官筆漫說全點上，只點中一處，老鏢頭非得當時斃命不可，蔣恩波自知自己走了空招，努力的一甩左肩一提右腿，身形往左一傾，把胸前，這一判官筆避開，下面已經嚇的被判官筆扎在右膀上，蔣鏢頭往左踉蹌擡出數步去，用九耳八環刀一柱地，算是把身形撐住，右膀上的血已竄出來，淨江王洪玉濤却揚揚得意的把雙筆一合說道：「洪某收招不住，倒傷着了蔣老鏢頭，這倒教洪某好生過意不去！」這時由抱月迴廊中連竄出兩人來，一個是魯南老鏢師侯泰，一個是淮陽派大弟子華雲峯，奔到了蔣老鏢頭面前，兩人伸手把老鏢頭攙住，侯泰低聲問道：「師弟，傷怎麼樣？還走得動麼？」蔣恩波已緩過這口氣來，點頭道：「算不了甚麼！」華雲峯把老鏢頭的刀接過去：蔣鏢頭一提氣，任憑傷往外流着血，不用人攙架踉蹌踉蹌的走回抱月迴廊，萬柳堂那裏早給預備好了藥，立時給扎裹上。就在這時，那淨江王洪玉濤在得意之下，却又回抱月迴廊上叫陣道：「那位老師還肯下來賜教，我洪玉濤這裏候教了。」洪玉濤的話聲未落，已經有人出來答話道：「洪舵主！你的判官筆實在高明，我在下願在洪舵主面前領教！」

淨江王洪玉濤看下場子的人自己認識，是江南鏢客，一條桿棒鎮江南伍宗義，此人在江湖地面，

走鏢的年頭不多，年歲不大，倒是很能交朋友，倒也得江湖道朋友的擁戴，遂含笑說道：「伍鏢頭竟肯來賜教，洪某真是十二分欣幸，不過全是江湖道朋友，動手過招，難免彼此有個收招不住，豈不失了江湖道的義氣，我看伍鏢頭還是不必動手了，我們何不留個江湖道上再見的餘地呢。」

一條桿棒鎮江南伍宗義，微微含笑道：「洪舵主，這淨業山莊設場子以武會友，不論是何人，全可以在這裏印證印證武功，動手受傷，是我們練武的平常事，我伍宗義既已到場子裏來，那好再回去，若是洪舵主認爲我伍宗義武功名望不足與論，那我倒不勉強了。」

淨江王洪玉濤暗罵伍宗義不識好歹的匹夫，我以好意相待，你倒敢以言語挺撞，我倒要教你見識見識你這一條桿棒的厲害！遂怫然說道：「伍鏢頭既然這麼說，那就請指教吧。」伍宗義說了個「好」字，身形往後一撤，伸手把圍在腰間的桿棒撤下來，一振腕子，把桿棒抖開。淨江王洪玉濤此時也不再客氣，只微把雙臂一擺，說了個「請」字。縱身向前，分雙筆向伍宗義面門便點，伍宗義一擺桿棒，往上一封，洪玉濤往回一撤雙筆「雙風貫耳」，雙筆向伍宗義的兩耳輪便打，伍宗義縮頂藏頭，讓開判官雙筆，左脚向後一劃，左手撤桿頭，右手甩棒尾「烏龍捲尾」照淨江王洪玉濤兩腿便纏，洪玉濤轉身縱起，才往下一落，伍宗義的「烏龍捲尾」是由左往右甩打，此時見洪玉濤身形縱起，猛然一個「黃龍翻身」，往回一帶棒尾，身形由左往後一轉，桿棒帶着風向洪玉濤斜肩帶臂砸來，淨

江王洪玉濤身形才落地，腳下尙未點穩，見伍宗義的桿棒又到，右脚猛然一着力，一提左腳，身形一長，半斜身，雙筆往上一穿，伍宗義的桿棒也將要到了洪玉濤的頭頂，洪玉濤的判官雙筆左手的筆找棒頭，右手筆找中鋒，用十成力砸去，吧的雙筆合桿棒這一震，還算伍宗義知道洪玉濤的雙筆的力量大，手腕子隨着往地上一沉，把他往下砸的勢子解了，就這樣伍宗義的虎口全震熱了，抽招換式把桿棒的招術施展開，點，崩，掃，掛，纏，鎖，轉，拿，伍宗義這裏盡全力來應付，只不過和洪玉濤打了個平手，這裏正在動手的工夫，從花棚後搭進兩乘爬山虎的軟轎，放在了抱月迴廊下，跟着北路鏢頭蔣恩波，和萬柳堂的門徒左恆，由淮陽派門徒甘忠，甘孝，馮毓文，馮毓秀，各提着兵刃左右護着，上了爬山虎，由匪黨們抬着，健步如飛的向淨業山莊外走去。

這就是一枝筆難敵兩下的事。原來萬柳堂在給北路鏢頭蔣恩波治傷之後，西嶽俠尼低聲向鷹爪王道：「師兄，他們受傷的人自有他醫傷息養之地，我們身居客位的負傷之下，還要強掙扎着，在這裏等候，一者負傷人既感痛苦，又覺坐在這裏有些面上難堪。依貧僧看趕緊向武幫主請求，我們受傷的人，立時得由送我們回飛鷲船幫，師兄看可好麼？」慈雲庵主當時一點小小主張，却給後文瓦解鳳尾幫，解脫了受傷武師們一場大難，更爲一班領袖們免却多少牽累，俠尼這種當機立斷，該說的說，該作的就作，毫不遲疑，正是英雄俠義道的行徑。

淮陽派掌門人鷹爪王正爲這件事思索着辦法，聽俠尼這麼一說，點頭稱是，隨向天南逸叟武維揚說道：「武幫主，在下有一點小事要求，現在兩下裏已經開始比較上功夫，一動手已有受傷的，幫主的麾下自有刑堂接應，敝派的受傷者，雖承武幫主的感情，一樣的看法，只是他們絕不肯再行招擾，這種時候我也不好再勉強的教他們留在這裏，我打算教敝派這邊受傷的，隨時向港口飛鷺船幫治療將息，武幫主可肯俯如所請麼？」

天南逸叟武維揚忙答道：「王老師說那裏話來，武某也正爲貴派受傷者不安，既是王老師主張教他們回飛鷺船幫，那倒很好，這裏儘有爬山虎軟轎，送老師傅們出去吧。」隨即由執役的傳進軟轎來，鷹爪王派甘忠甘孝，馮毓文，馮毓秀，送蔣恩波左恆到港口，這小弟兄那願意走，只是師命難違，不敢不去，甘忠甘孝却向掌門人要求，他們無論如何要回來，爲藉着這次機會開闊眼界。鷹爪王尙沒答話，俠尼慈雲庵主道：「這裏離港口路途不近，往返需時，我們尙拿不定怎樣走法，說不定蘊藏着多少殺機，所謂遭劫在數，在數難逃，小小年紀，懂得甚麼？回到飛鷺船幫，依然有着熟熱鬧着，不許胡纏，不准再回來，去吧！」

甘忠甘孝饒沒討得師傅的允許，反被俠尼申叱了一頓，暗罵你這秃婆子真叫多事，我們回來不回来的有你甚麼相干，我們年紀小，武功弱，倒還是男子，你一個老尼姑，帶着一羣小尼姑就全不怕了



！甘忠甘孝心裏生氣，面上還是假不敵不聽這做魔王吩咐，因為家門人既一班老前輩們，對於他十分恭敬，只好連答了兩聲：「是！是。」趕緊隨着馮氏弟兄一同回飛鷁船幫。甘忠甘孝沒處出氣，兩人護着左恆，却拿左恆出氣，一遞一響的只抱怨他沒能耐，受了傷帶累的別人有熱鬧不能看。按下他們回船的不題。

迴廊上打發受傷的回船，就在一條桿棒鎮江南伍宗義下場子和淨江王洪玉濤動手同時，這裏把受傷人送走，場子上兩人已到了緊要關頭，西嶽俠尼正向鷹爪王說道：「孺子們無知，只貪鬧着這裏是一場不輕見的熱鬧，又那知道這裏已危幾四伏，已是禍延眉睫！王師兄，我這麼關心他們的高興，定要罵我這老尼多事了。」

鷹爪王道：「他們雖不領悟庵主是慈悲他們，和善意所在，也不敢那麼無理吧。」慈雲庵主微微一笑道：「笑罵由他笑罵，好人我自爲之。」俠尼此時只默算得未來隱患，沒怎麼經意場子裏的情形，和鷹爪王說話時，見鷹爪王忽的目注場中不少瞬，俠尼一回頭，忽見伍宗義桿棒只有封閉，不能進招，洪玉濤，判官雙筆一招緊似一招，一式緊似一式，伍宗義門戶已封不住，俠尼低聲說道：「王師兄，伍鏢頭不是人家敵手，要輸在判官雙筆下」這時兼趙雙俠中二俠矮金剛藍和紫的站起，向場門人這邊低聲招呼：「伍宗義要死在他雙筆下，猴兒崽子有甚麼深仇，敢下毒手，藍老二不能見死不救

！「鷹爪王等也看出洪玉濤不懷好意，他是要給他義子侯玉報仇，要毀淮陽派這邊人洩憤，果然在這邊輕易之間，淨江王洪玉濤猛喝了聲：「打！」「泰山壓頂」雙筆往伍宗義的頭頂上就砸，伍宗義的棒法已亂，不辨虛實，雙手握桿棒「橫架金樑」往上一崩，那知淨江王洪玉濤是虛招，誘招，「抽樑換柱」，雙龍探珠」判官雙筆直刺雙目，這一來伍宗義桿棒已然崩過了頭頂，往回下砸，身形撒不開，就是雙目不被點踏臉上也得受重傷，迴廊中座上的矮金剛藍和，早就蓄勢以待，趕到兩下往一處一合見伍宗義的步眼已亂，洪玉濤一用誘招，二俠一按茶几，騰身躍到迴廊的矮欄杆上，口中招呼了聲：「武幫主，恕藍老二無禮了！」身形起處，如一縷輕煙，正是洪玉濤雙筆「雙龍探珠」往外遞的時候，藍二俠往下一沉身形悠的從丈餘高往上一落，兩脚尖正找判官雙筆，微往外一登，已把洪玉濤的判官雙筆分開，二俠的身形已落在洪玉濤和伍宗義的中間。

江南鏢客伍宗義已自分不死必傷，想不到這位藍二俠竟自以一身絕技救自己得免於難，藍二俠從百福驛就對於我弟兄幫過大忙，這次又這麼解救我伍宗義，真是再生之德，遇到機會必須以死相報，才算對得起江湖道朋友。在這種生死一髮之間，伍宗義雖也算久闖江湖的朋友，但是也嚇得面如白紙，矮金剛藍和一扭頭，向伍宗義道：「伍鏢頭，你別這場算頂到這兒，沒你的事，請吧。」伍宗義此時當着敵人，不好向藍二俠說甚麼，只向洪玉濤怒目相視的說了聲：「洪舵主，我們再會了！」說罷

！隨將桿棒圈在腰間退回抱月迴廊。

矮金剛藍和却向洪玉濤道：「洪舵主你的判官雙筆真有獨到的功夫，伍鏗頭險些被你成全個醫員鏗師，我藍老二倒要請教請教！」

淨江王洪玉濤早震於燕趙雙俠的威名，二俠這一手燕子飛雲縱的輕功絕技，運用的尤具獨到的火候，把自己的銳氣已挫去了一半，只是對於藍二俠這種突然現身，把自己已然得手的招術給折了，十分不滿，此時冷笑一聲答道：「藍二俠動手比武，說不上誰有意成全誰，要像方才做幫受傷的應該怎樣講？藍二俠要是看得起我洪玉濤，肯賜教的話，就請亮兵刃，我洪玉濤還願欲領教領教你的雙頭銀絲虬龍棒，也教我在你成名的俠義道面前，多長些見識。」

矮金剛藍和嘻嘻冷笑了一聲道：「你要和我較量兵刃麼？我看洪舵主不必這麼客氣，我藍老二雖有那麼條兵刃，尙沒指着他們頂門立戶，也沒靠着他們來成名露臉，洪舵主，你要知道，我那條虬龍棒只有給我招災惹禍，只要一用他，非被他帶累的我藍老二在江湖道上多結些仇，多樹些怨，不是我藍老二賣狂，依我看我只用這一雙肉掌和你那對判官雙筆對付幾下，免得我藍老二作出狠心辣手的事來，也教武幫主怪我不能容人，洪舵主，你說這麼辦，公道不公道？」

淨江王洪玉濤勃然大怒的說道：「藍二俠你這麼大言欺人，有甚麼驚天動地的本領，敢這麼藐視

姓洪的，你要用空手入白刃的本領，只怕你在洪玉濤的雙筆下討不了好去，這可是你姓藍的目中無人，願以赤手來和我洪玉濤較量，咱來個恭敬不如從命，我就學高招吧，藍二俠，你就接招吧！」淨江王洪玉濤存心要把這成名江湖的矮金剛藍和一拚生死高下，話到兵刃到，雙筆照藍二俠的胸前便點。矮金剛藍和喝聲：「來得好！」身形疾若颼風，已到了洪玉濤的右側，口中也不閉着，說了個「打」字右掌向洪玉濤的右肩井便切。洪玉濤往左一錯步左肩向外一傾，搶判官雙筆向藍二俠的右臂便打。雙筆眼看已經打上，矮金剛藍和一沉肩，一幌頭，聽的人已縱開。口中還說着：「這手又不算。」洪玉濤一個箭步，蹶躑追到，二次遞招，這位藍二俠把身形走開，行站即走，忽進忽退，把淮陽派三十六路擒拿法中十二路短手的功夫，施展開這十二路短手，專講空手入白刃，講究以靈，活，縮，伸，軟，巧，快，勁，七字取勝，不輕易發招，要見招破招，借式進招，全憑，神足，身輕，手快，藍二俠運用開這種小巧的功夫，竄，縱，跳，躍，閃，展，騰，挪，挨，幫，擠，靠，遠，小，綿，軟，巧，身形這份巧快，洪玉濤任憑把一身本領，判官雙筆上的功夫盡量施展開，那是藍二俠的對手。工夫一大，洪玉濤的氣也浮了，力也盡了，矮金剛藍和是一邊動着手，嘴裏也不閉着，盡是些陰損的話，一邊往裏遞招，嘴裏却道：「我可有點不成了，姓洪的，咱們無冤無仇，我又沒把你的孩子擲在井裏，幹啥，往死處招呼，相好的，我藍二可是好武敢，知難而退，我看相好的。咱們算了吧！」洪玉

濤一聽藍二俠用話陰自己，更不肯遽然罷手，怒叱道：「藍和，不用說損話，咱們到死方休！」矮金剛藍和喝了個「好」字，見洪玉濤的雙筆的招術已到，立用「引手式」往左一領招，一個一剎步連環掌，「右掌猛往判官雙筆上一擊，洪玉濤的虎口震裂，雙筆出手，夙知道老兒的厲害，一斜身，忍着兩手虎口的疼痛，想把身形先縱開。那知矮金剛藍和喝了聲：「相好的，走麼？」左掌一翻，掌心向外，拇指向下，掌緣向上，兜着洪玉濤的後腰一抖腕子，以洪玉濤那廢重的身形，竟如嬰兒似的，被擲出丈餘，砰的，摔在地上。花棚兩側執役的匪黨過來攙架，洪玉濤羞慚之下，不再回抱月迴廊，以受傷遮羞臉，由匪黨們架着逕起刑堂治傷。矮金剛藍和用手捻着唇上的鬚鬚向匪黨們招呼道：「你們還不把洪舵主這兩把傢伙檢去等甚麼？」淨江王洪玉濤低着頭只作聽不見，往前走去，匪黨們過來趕緊攙到兵器架子上，就在這時由抱月迴廊的台階上飛縱出一人，身形巧快，落地無聲，矮金剛藍和一眼見着青鸞堂八步凌波胡玉笙的得力麾下草上飛余忠。只是你已嘗到淮陽西嶽兩家的威力，此時竟敢過來和藍老二較量，難道你還有甚麼驚人本領要當場施展麼？我藍老二倒要看看你怎樣施爲。這草上飛余忠丁字步一站，帶着滿臉怒氣說道：「藍老師，身爲江湖成名俠義道，何必這麼得理不容人！你既把洪舵主的雙筆震落，何必又傷他一掌，既已受傷退去，何得再以冷語傷人？藍老師你也過於欺人太甚，在江湖道上行道的就是這麼待人麼？」

矮金剛藍和嘻嘻一笑道：「余舵主，你責備我藍老二的話倒還有理，不過還不能教我藍老二心服，我藍老二是對症下藥，因人而施，姓洪的在武功已判強弱之下，竟還要下毒手，我藍老二稍給他些顏色看，不算不寬厚吧，余舵主咱們少說廢話，實甚麼吆喝甚麼，你下場子來有甚麼獨到的功夫來教我藍老二見識見識？請你不要嚕嗦，你看迴廊上還有多少位成名露臉的英雄，等着下場子露兩手，破車別礙好道，余舵主你要怎樣賜教呢？」

草上飛余忠道：「藍老師，是非自有江湖的公道，現在既不便講，我要和藍老師試試輕功暗器，藍老師以為怎樣？」

矮金剛藍和欣然說道：「好極了，請倒是見余舵主的高明，也正可一展余老師得意的功夫，但不知怎樣較量呢？」這時草上飛余忠已把長衫甩去，裏面是一身疾裝勁服，左肋下胯着一只鹿皮囊，囊中插着十二枝甩手箭。矮金剛藍和暗暗點頭，這小子的暗器不俗，定有勝人之處，只是我藍老二要是以鐵彈丸來和你互換暗器，就枉稱燕趙雙俠了。

草上飛余忠伸手從箭囊中拔出一枝甩手箭來，向藍二俠說道：「藍老師在下想用這種俗淺的甩手箭到這西邊的花棚上換藍老師幾粒鐵彈丸拋磚引玉，教我余忠也學幾手高招。」矮金剛藍和一看竟把甩手箭拔出前槽，分明是故意賣弄，藍二俠是多厲害的眼力，只往箭身上一瞞，已看出草上飛余忠用的

這種甩手箭倒是與平常的不一樣，尺寸長短全按着規矩作的，只是箭鏃箭尾全加重了。這種甩手箭打出能比平常用的力大，打的遠，（甩手箭和袖箭尺寸不一樣，打法更不同，袖箭長四寸三分，甩手箭則長七寸二分，袖箭藉箭筒內軋下去的彈簧之力把箭卡往，打時用拇指撥箭筒口旁的卡簧，箭即崩出，憑手法眼力取準甩手箭全憑指力腕力，打時用拇指食指捏箭尾從懷中甩出，五年的純功夫三丈內見準，有特殊功夫的不在此例。）藍二俠含笑說道：「復好，余舵主果然暗器不俗，不過到花棚上走走倒還可以，教我藍老二用鐵彈丸牽陪我可不能從命，我要班門弄斧接余舵主幾枝箭可不定行不行，就連花棚上面失腳掉下來也保不定，好在我是會高人來的，不是到這裏創「萬」字來的，丟人現眼，我還沒把那些事放在心上，余舵主，你就頭裏請吧。」

草上飛余忠說了聲：「恭敬不如從命了。」這南北兩面花棚，長十二丈，寬有二丈多，完全用竹竿子紮綁的，花棚搭的倒十分結實，只是上面佈滿了籐蘿，要想在這上面試輕功，沒有超羣的本領，極易失足。草上飛余忠向矮金剛藍和一抱拳說了個「請」字，身形已然縱起，離北面花棚有六丈多遠，余忠只一起一落，已到了花棚上面，單足點竹竿，一個金雞獨立式一擰身，想看看這位藍二俠怎樣上來？那知只在半擰身時，一條藍彩帶着一股勁風從頭上過去，身後棚頂微微一響，矮金剛藍和已經落在花棚的當中。草上飛余忠不由一驚，這真是強中更有強中手，能人背後有能人，自己只憑輕功上

不容易取勝子，更要憑這一囊甩手箭和他一決雌雄。遂往起一聳身，沿花棚往東輕點巧縱，身形這份輕快也真見功夫。矮金剛藍和知道他是故意誘自己，爲是伺隙發暗器，矮金剛藍和也把身形展動，口中却招呼着草上飛余忠道：「余舵主，真是主意高，這上面倒真涼爽，藍老二捨命陪君子，還算值得，在這麼好的地方送了命，摔個半死全值得，余舵主，你可得留神，這花棚搭的空擋太大，簾繩爬的也損！把竹竿全蒙上了，一失神非掉下去不可！」矮金剛一邊囁囁吵着暗中和草上飛余忠較上勁。余忠是沿着花棚的裏沿往東圍下來，藍二俠是絕不差樣，也是沿着裏沿追下來。這座較武功的場子前文已說過，連整個淨業山莊全是以西爲上，主房是坐西向東，抱月迴廊也是佔鑿西面，兩邊的兩座花棚一座佔南面，一座佔北面，全是東西長十二丈，南北三文寬，他們上來是北面這座花棚，草上飛余忠沿着花棚邊子到東橫頭，往橫下一縱身，腳點花棚的東北角，矮金剛藍和是正往花棚的東南角一落，兩下相隔正是三文遠，草上飛余忠早看見矮金剛藍和已够上遠近，自己這種甩手箭五丈內全能見準，現在只有二丈遠，看你還能怎樣躲我這獨具功夫的暗器。草上飛余忠腳點東北角的棚頂，本該往左圍，走花棚的外沿，折回來往西圍回來。可是他脚下故意一慢，那知他遇上這位鬼靈精的江湖勁敵，比他高的多，並不用着他身形往那邊轉，只目注草上飛余忠的兩肩頭，拳經上說「肩擋肘前」一身軀想往那面轉，只看兩肩頭的微動即能辨出，草上飛余忠，往東北角一落，左肩沒往後帶，右肩沒往前轉。



，矮金剛藍和已知他要動手，果然見他脚失一找竹竿，左手已暗往前推箭囊，矮金剛藍和却也把身形略慢，草上飛余忠却依然不肯失了名武師的身份，背著身子口中却喝了聲：「接箭！」左腿在前往下，一場，上身也向前一俯，身形半斜，「犀牛望月」式，兩眼從自己右肩頭往後一瞬，右手將食二指已捏到箭尾：手法真快，喇喇連用「陰把」甩出三枝甩手箭。這三枝箭奔藍二俠的上中下三盤，三枝箭雖是先後發的，要憑手上的功夫，三枝箭同時到，那邊矮金剛藍和却喝了個「好」字，身形微往右一斜，輕舒鐵爪，駢食中二指，把奔面門這一箭箝住，同時往下，沉腕子，一抬石腿，奔心窩奔小腹這兩枝甩手箭，一被擊落，一被踢飛，三箭完全打空。可是草上飛余忠的手法也十分厲害！竟在一枝甩手箭出手後，一個怪蟒翻身，喇喇的一連又是三箭，這次是一枝奔面門，一枝奔小腹，第三枝却藍向二俠的西邊照空處打來。因為矮金剛藍和立足的地方是花棚的東盡頭，身形更往後微閃着，身右已無餘地，面門小腹這兩箭到，只要往左一避，正挨左側這一箭，這二次的箭甩出來更勁更疾！眼看三枝箭已到，這位藍二俠一聲長嘯，把躡着的右腳往花棚上一踹，嚶咬的一聲，整個花棚全震動，藍二俠「一鶴冲天」的絕技，身形筆直，凌虛而起，拔到二丈多高，身形往下一飄，如流星洩地一般，頭朝下，脚朝上斜着往草上飛余忠落脚的東北角撲來。草上飛余忠一拿九穩的這次可以傷着藍二俠，不料矮金剛竟施展輕功絕技一鶴冲天，更拔着極猛的勢子向下撲來，頗有乘虛進擊之勢。草上飛余忠，那

還敢稍緩須臾，一縱身沿着花棚的外沿，往西竄出丈餘，在自己身形才找着竹竿，花棚猛的又是嘩咳一震，幾乎被花棚一顛，脚下登空了，趕緊一拿樁，身形穩住，再看藍二俠仍然回到花棚的東南角原地方，藍二俠這一手「海燕掠波」的絕技震動了迴廊上的所有武林名家，江湖高手。就看身形往下落勢子多猛多疾，擺在離花棚只曠五六尺高，一個「雲裏翻」。身軀原本就矮，看着就像一只圓球，趕到臉朝花棚的北面外沿一落，全身一伸，雙足往花棚的邊沿上的竹竿架子一踹，又復騰起，倒落在東南角上，這手功夫又是在花棚上施爲，怎會不震動羣雄。

矮金剛藍和身形一落穩，却笑嘻嘻的向草上飛余忠道：「余舵主，你囊中箭尙有半槽，索性全便宜我藍老二吧！不然我可要自己動手了！」這個手字才出口，身形縱起，已追了過來。那草上飛余忠已應了俗語說的，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了，見藍二俠已經縱身追過來，自己對於這矮金剛藍和已存戒心，不敢教他過形欺近了，仍然是輕登巧縱的沿着花棚的後前邊沿往西盤下來，一面輕身提氣，留神着脚下，一面仍然留着神身後的藍二俠。自己雖還有半槽箭，可打定了主意，必須一發必中，只要稍着疎失，自己就算栽在他手內，這時已由東往西出來六七丈，瞥見矮金剛藍和和自己只有兩丈左右，草上飛余忠，猛然往左一斜身，由北往南橫着一翻身，驟的已縱身到南面裏沿口，這次草上飛余忠要盡力施爲，竊落個手黑心狠！也不願當場受辱。矮金剛藍和也正往前進身，見草上飛余忠又避到對面

去，自己正和他走平了，就如他要發用手箭。果然草上飛余忠脚下一停，口中喝了聲：「藍二俠，接箭！」身形是「跨虎登山」式，一響腕子箭已發，這次的箭越發的厲害，一出手是兩枝一塊兒甩出來，平着奔藍二俠的左右側，跟着頭頂上一枝，這三枝全是往空處打，這三枝出手，手底下越發勁疾，嘖嘖，連珠三箭，奔矮金剛藍和上中下三盤，這次想躲他這六枝箭實不易了，左，右，頭頂，往那邊避全得受傷。好箇矮金剛藍和，竟自喝了聲，「好厲害」身形往後一仰，往花棚後倒去。草上飛余忠還想着，既或你依然把我這六箭避開，只要翻下花棚也得算輸。那知矮金剛藍和已知余忠的甩手箭全份打出來，身形往後一仰，暗中用左腳踵一掛花棚的邊沿，右腳往花棚邊沿的竹竿子下一探，往上挑着一綳勁，全身全憑兩腳上的力量，用「老猿墜枝」的身法，把全身綳住，這一手沒有二十年的純輕功焉敢施爲，嘖的六枝箭全打過來，矮金剛藍和一個鯉魚打挺，乘勢把余忠打自己下盤這枝箭抄在左手。那草上飛余忠也是鳳尾幫中錚錚聞聲的人物，知道自己準不是藍和的敵手，並且燕趙雙俠是最難招惹的主兒，自己再不見好就收，定要招出麻煩來，乘矮金剛藍和往上一翻時，說了聲：「藍二俠武功實在高明，我余忠承讓了！」一斜身要往背縱，只裏矮金剛藍和猛喝聲：「原物奉還，左肩看箭！」草上飛余忠猛想起藍和手中還有自己一枝甩手箭，忙往回一帶身軀，把往西縱的勢子收回來。只是空見矮金剛藍和的右手一動，箭並沒發出來。在這漏疑利那之間，矮金剛藍和嘻的一笑道：「

別見笑！現整現賣，舉的不精，這回就成了，左肩一箭，「右手一抖，這次草上飛余忠仍怕他開玩笑，不肯早早閃避，直到看見藍二俠果然甩出一枝箭來，倒是說那兒打那兒，箭奔左肩，才往右肩閃避，只聽矮金剛藍和喝聲：「還有哩！」從左手又甩出一枝來，箭打的手法和自己不差上下，既動且疾，想躲是來不及了，只有往後能避，可是沒有藍二俠那種輕功絕技，只得往後一仰身想趁勢翻下花棚。不過用金鯉倒鑽波得兩腳登上勁倒竄下去，下去時面向裏臨到落在地上仍然是面向裏。只是上草飛余忠在箭已到了肩頭，腳下那環敢用力登，只有往後猛一仰，爲是先避開箭勢。身軀倒是下去了，靴口被上面籐籬掙住只是身軀重，籐籬被猛往下一帶，吱啞的折斷一枝，所幸靴口也掙破了，草上飛余忠這一倒栽下去不是自己的力費了，還仗他軀身術實有根基，用力的一提氣，兩臂往上猛一翻，雖是沒把身軀掉轉來，但是已把倒栽的勢子卸了，頭面胸腹向地往前衝出數尺來，用兩掌心一找地，只把兩掌戳傷，一挺腰翻了起來，矮金剛藍已立在面前。却絕沒出譏諷的言語，正色說道：「余舵主，我們雖是沒分勝敗，我倒真佩服余舵主的一身好功夫，請回歇息吧！」

草上飛余忠忝然說道：「燕趙雙俠的武功超羣，真是名不虛傳，我余忠算是折服了，再會！」說罷逕自低頭上迴廊。

矮金剛藍和倒是在愛惜余忠一身輕功，一守好箭，所以臨收場沒肯再用話陰他，見草上飛余忠

已退回迴廊，矮金剛藍和不肯就這麼下去，直進廳內一拱手道：「那位還願意和我蘇老二走兩招，藍某這裏恭候賜教了。」跟着抱月迴廊中走出一人。正是掌福壽堂香主雙掌翻天棍豐，滿面堆歡的向矮金剛藍和抱拳拱手的說道：「藍二俠，盛名之下無虛士，二俠的輕功絕技實在能驚高人，只是方才和那位余舵主花棚上略施身手，定然未曾盡展所長，敝堂中一班衰朽不堪的老弟兄全要瞻仰瞻仰燕趙雙俠的絕技。可是今日福壽堂敬請武館主許可來淨業山莊參與盛會的，連在下只有老弟兄八人，人數雖是不多，若全想在雙俠面前領教，就沒有那麼多的工夫，也覺於理不合，是我想了一個辦法，我們老弟兄在福壽堂閑暇無事時，爲操練了幾手玩藝，今日遇到機會正好和武術名家試試，其實說出來不值體二俠一笑，這種輕功名叫「金磚換掌，巧練八卦椿」不過這裏有不公平的地方，就是我們練這種玩藝時，守椿的是或守八門，或守四象，打椿的任憑一個兩個套成，守椿的只守不攻，要憑個人的功夫把八卦椿封住，打椿的能夠衝破門戶打出八卦椿就算勝，或是把守椿的逼下椿去也算贏。打椿的把磚點倒，或是被迫着地，也得認敗服輸。我想這種玩藝沒有危險，只是雙方人數不公尤不好相強，藍二俠要有甚麼絕技，不妨說出來一試。」

矮金剛藍和以掌福壽堂香主雙掌翻天棍豐，既是江湖道中有名的人物，更說出這種「金磚換掌，巧練八卦椿」的絕技來，這才是自入江湖道以來遇到的勁敵！可是人家既已翻出道來，自己焉能說出

含糊的話來，遂含笑說道：「我藍老二從師門學藝時起，最討厭這些限制人的玩藝，可是我也最喜歡各派的絕技，我專愛以門外漢的身手探討人家的絕技。那麼我藍老二就大胆領教領教，我可不准成的了，我栽了，再教藍老大來討教，要教我們弟兄一塊兒下場子，我們弟兄歷來不肯那麼幹，我們是各行其事，各不相謀，崔香主，不必顧慮，就請香主們下來吧。」

雙掌翻天崔豐欣然說道：「藍二俠肯這麼慷慨賜教，這是賞我崔豐的全險。既是藍大俠不肯和二俠同時下場子，那麼我就以老弟兄四人守四象吧。」說到這向花棚旁站着的匪黨一點手，過來一名，雙掌翻天崔豐崔香主吩咐了幾句，那名匪黨轉身回去，招來四名執役的把北面西頭堆着的青磚擺開。

這裏雙掌翻天崔豐遂由迴廊中喚出三位福壽堂的香主，趁着匪黨們給安擺金磚八卦格的當兒，向矮金剛藍和道：「藍二俠，我給兩下引見引見，三位福壽堂香主一頭名，藍二俠在江湖道上雖沒和他們會過，但是全早聞有名，第一位綿手仇文豹，第二位是四式掌周萍，第三位是八卦刀龍祥，這三位香主全是名震大江南北，有的是出身綠林，有的是江湖行道，這幾位香主各負一身絕技，各有個人獨到的功夫，這次要會這兩位名震大江南北的燕趙雙俠，全情着和這名震武林，綠林備目的名手一較武功的高下。矮金剛藍和跟這三位香主略事週旋，不禁心中暗自盤算，這四個老兄各具驚人的武功，更兼在福壽堂全是各自煅煉個人的武功，獨自精研不同凡俗的絕技，全是武林中的高手，自己四十年江

湖的威名，就許斷送在十二連環場，自己倒要和這羣小輩們拚一下了！後事請看十七集

掌門人下

